

09674

212(59)
44.68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七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年·北京

• 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文叢 •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
批判南共現代修正主義文選
第七輯

*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王府井胡同2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1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 $5\frac{3}{8}$ 字數6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0.28元

統一書號3003·392

目 录

- 赫魯晓夫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的講話…………… 1
(1958年7月11日)
- 哥穆尔卡在革但斯克的演說(摘录)……………41
(1958年6月28日)
- 帝国主义的佣仆……………44
(1958年6月22日保加利亞“工人事业报”的文章)
- 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无情地斗争到使它在理論上
和政治上全部破产为止!……………53
(1958年6月22日阿尔巴尼亞“人民之声报”的文章)
- 是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匈牙利 福加拉希·貝拉 70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論
- 修正主义者的憤怒……………捷克斯洛伐克 契·齐莎士 80
- 关于南斯拉夫綱領……………84
(1958年6月25日新西蘭共產党中央書記处發表的声明)
-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第九次全会关于不派代表团参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決議……………86
(1958年4月15—16日)
- 苏南分歧……………88
(1958年5月17日錫蘭共產党“祖国”周刊的文章)
- 南斯拉夫的逮捕暴露了修正主义的性質……………92
(1958年6月11日澳大利亞共產党“論壇”周报的社論)
- 鉄托的罪状昭彰……………95
(1958年6月18日澳大利亞共產党“論壇”周报的社論)
- 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97
(1958年6月18日印度共產党在加尔各答出版的
“自由报”的社論)
- 关于南斯拉夫的党綱…………… 100
(1958年丹麥共產党“时代”雜誌第4期的社論)

赫魯曉夫在德國統一社會黨 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58年7月11日)

親愛的同志們！親愛的朋友們！

請允許我代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我們黨和全體蘇聯人民向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你們黨的黨員、工人階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全體勞動人民致熱烈的、兄弟的敬禮，並祝你們的代表大會成功。

你們黨以巨大的成就迎接了第五次代表大會。只要回顧一下，就可以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在它成立以來的短短時期內是多麼的鞏固了。

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爭取德國人民自由和幸福的英勇戰士、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傑出活動家奧古斯特·倍倍爾、弗朗茨·梅林、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恩斯特·台爾曼、克萊拉·蔡特金以及其他許多人所曾經追求的理想已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現了。

德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個事實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現在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到帝國主義者想破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望已經完全落空了。你們共和國的勞動人民在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下克服了前進道路上的許多困難，光榮地經受住了考驗。

在你們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和烏布利希同志的報

告中表明，共和国在比較短的时期內壮大起来了，坚强地站起来了，建立了可以满怀信心和迅速地建筑社会主义社会宏伟大厦的牢固基础。工业中总产值中社会主义成份占88.7%，在农业方面現在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的耕地已經占三分之一。

亲爱的同志們，衷心地祝賀你們取得了这些意义重大的胜利。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而現在，我們有許多国家正在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时期。

不久前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會議总结了党的巨大工作，并且認為，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上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指出，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最近一些年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設。5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巨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中国人民实现这个总路綫就可以把自己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再过不久，中国人民、保加利亚人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及其他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也都将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全体劳动人民以自己不懈的、光荣的劳动建起輝煌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日子也已为期不远了。勤劳智慧的德国人

民的所有朋友和全体进步人类都将为你们的胜利真诚地感到欢欣鼓舞。

社会主义的胜利日新月异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国经济蓬勃上升，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患着寒热症。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我们已取得令人高兴的成果。

社会主义正在取得日新月異的历史性的胜利。讓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寻找“毛病”和缺点吧，讓他們去叫囂共产主义的危机吧。他們早在俄国苏維埃政权存在的那一天起就在于这种勾当了，但是，不顧敌人的这一切阴谋，我們仍然建成了社会主义，而現在正在胜利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現在我們的国家在工业生产方面已經赶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并正以飞快的速度追赶着这个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

还在不久以前，西方就大肆叫囂說，共产党人人为地強迫东欧国家的人民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人民民主制度，瞎說这种制度是沒有前途的。即使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在以这种論断自慰。

但是，現在已經有一系列人民民主國家在直接着手實現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這些國家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年代里使生產力增加了許多倍，現在工業品的產量是他們過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從來不曾有過的。成為本國一切財富的主人的人民用行動證明了，他們是比資本家勤勉的主人。這就是說，人民民主制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證明這種符合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的生命力。

同志們，這種巨大的勝利是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大大超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到一年以前，我們曾經指出，占世界人口35%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大約生產世界工業產量的三分之一。自那時以來，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不斷蓬勃上升，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却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出現了危機現象而患著寒熱症。

蘇聯在今年第一季度比1957年同一時期的工業生產量增加了11%，而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數字，美國在第一季度的工業生產量却比去年第一季度減少了11%。下降得特別厲害的是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工業部門的生產，例如石油的開採量在這一時期減少了12%，採煤量減少了21%，鋼產量減少了40%，耐用消費品的生產減少了20%，汽車的生產減少了26%。

在蘇聯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和平競賽中，我

們取得的成果不能不使社会主义的一切朋友感到高兴。苏联不論在鉄矿砂、煤、石油、生鉄、鋼、水泥和毛織品的生产的增长速度方面或增产量方面，都超越美国。苏联有許多农产品在产量上已經接近美国同类农产品的产量，而有些产品已經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目前的生产水平。苏联的小麦产量超过美国一倍多，甜菜产量超过两倍左右。1957年苏联牛奶的产量已經为美国牛奶产量的95%左右，动物油产量已經超过美国一些。

我們在同資本主义和平竞赛中所取得的胜利是无可爭辯的，但是我們决不能因此而陶醉于自滿、沾沾自喜和自我安慰的情緒中。我們一分鐘也不應該忘記，在工农业生产的許多部門中，我們还落后于資本主义国家，我們还没有完全滿足我們这些国家居民的不斷增长的需要。

大家知道，普通人判断这种或那种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要看誰来掌握政权，誰是工厂、土地和国家一切財富的主人，人們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享有什么样的政治权利等等。但是对于普通人說来，他这个劳动者吃得如何穿得如何，接近科学和文化的程度如何以及国民教育是如何进行的，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想忽視这一点，那么我們就不会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今天我們可以大胆地說，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要比从前在剝削制度下好得多。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曾經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困难，从消除战争后果和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开

始來建設新生活，但是他們還是做到了這一點。在這種條件下，勞動人民不得不自覺地在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方面作某些限制。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蘇聯人民在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時是怎樣做的。我們作了很多犧牲，節衣縮食，限制消費品的生產，把每一個節省下來的盧布都用來建設重工業工廠和發電站。我們當時急于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能在短短的历史時期內建立起自己的強大工業、自己的大型機械化農業，培養出自己的熟練幹部，而在科學技術的發展方面落在後邊，那末帝國主義者就會把我們搞得不成樣子，就會消滅掉由工人階級、農民、勞動人民自己第一次掌握政權的國家。

我們終於贏得了這段時間，當帝國主義者驅使他們所豢養的法西斯野獸侵襲我國時，蘇聯人民就全副武裝地迎接了死敵。希特勒冒險的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國粉碎了敵人，經過了戰爭考驗，變得更加強大，鍛煉得更加堅強了。蘇聯在治愈了戰爭的嚴重創傷以後，開始以飛快的速度發展自己的經濟、科學和文化，並且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們有權利對這些成果感到自豪，因為這些勝利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

目前的情況是，蘇聯有可能依靠強大的社會主義生產基礎，在不降低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發展速度的情況下，在最近一些年內大大地提高消費品的生產，增加食品的產量，從根本上改善勞動人民的居住條件。要知道，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劳动人民能够过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更美好的、更有文化内容的和更有保障的生活。

我们党做了不少的努力来挖掘和更充分地利用内部的潜力，更广泛地发挥劳动群众的主动性；争取在最近一些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求。最近，苏联共产党在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果。最近一些年来，苏联还实行了一系列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重大措施。

我们通过了发展化学工业的宏伟纲领。实现这个纲领就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并且可能迅速地解决增加消费品生产的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工农业和科学文化方面的胜利，鲜明地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和各国人民相互关系的新形式的力量和生命力。

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日益巩固

只有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才能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防止新战争的斗争中和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的力量和威力。

同志们！去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

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不久前的莫斯科经济问题会议，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两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总结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中得到了适应于我们时代的条件的进一步发展。

会议显示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显示了他们对于今后加强自己的大家庭、改进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合作的全面关心。

德国统一社会党，你们共和国的总统、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德高望重的元老、李卜克内西和台尔曼的战友、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志威廉·皮克对加强这个合作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德国统一社会党光荣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第一书记、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志瓦尔特·乌布利希不倦地团结和巩固着这个党的队伍。

以我们亲爱的朋友奥托·格罗提渥同志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为加强和平事业和建立统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而奋斗。

在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统一社会党团结了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内的一切民主的政治力量。全国阵线中由统一社会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民主联盟各政党的合作，是建设新社会和争取德国人民的美好未来的斗争获得胜利的可靠保障。我们衷心地希望团结在民主

德国全国陣綫中的各个政党在建設新生活、加強和平事业或爭取解决头等重要的任务——建立統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同志們！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一致是这个陣营各国广泛的自主和民族独立的前提。社会主义各国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一建立就开始的合作的发展清楚地表明，正是社会主义体系保証着各国人民真正的国家自主。社会主义陣营是平等和主权国家的自愿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沒有任何人企图得到特权，沒有任何人追求特惠和优势。

經驗証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陣营面前不能分散行动。如果每个国家单独地、孤立地进行活动，那它就不可能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体系所提供的丰富条件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它单独行动就不能牢靠地保护社会主义的果实，不能保障这些果实不受帝国主义者侵犯。

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認为，只有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才能保証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优越性，增強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防止新战争的斗争中和同資本主义的經濟竞赛中的力量和威力。生活令人信服地表明，加強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是这些国家的国防能力、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可靠保障。

揭露西方集团的战争阴谋

苏联一再提出和平倡议，竭尽一切可能来巩固国际安全，缓和紧张局势，但是西方侵略集团却加紧“冷战”，破坏高级会谈。西方国家打算在“统一”德国的幌子下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人民深深地尊重和支持德国人民建立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的愿望。

同志们！近来西方国家的反动集团又利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对匈牙利人民的叛徒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案件的判决作为借口，加紧了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活动。

对这些旨在加深国际紧张局势的反动挑衅行径有什么可说的呢？近来帝国主义势力的策略越来越象他们在1956年秋天使用的策略了，当时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围绕着他们组织的匈牙利事件发起了疯狂的叫嚣，并且挑起了英、法、以三国对埃及的民族独立的侵略。

目前阿拉伯东方的局势达到了紧张的顶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对黎巴嫩实行武装干涉，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为争取独立和反对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着斗争。

西方侵略集团准备利用一切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

的，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加紧“冷战”，破坏高級談判。

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的所有国家过去和将来都要揭露和平的敌人，揭露那些借污蔑和騙人的“反共”旗帜企图干涉他国内政和在各国人民之間散布敌意和仇恨的人。苏联忠于列宁的和平政策原則，今后仍将同社会主义陣营所有国家一道，竭尽一切可能来巩固国际安全，爭取緩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世界和平。

不久前苏联政府公布了准备提到各国政府首腦會議上討論的各项問題的建議。苏联政府再一次建議討論那些只要各方面都有誠意現在就可以解决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国际問題。

西方国家用什么来回答苏联的和平步驟呢？它們对于緩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做出了什么实际貢獻呢？

很遺憾，不能不指出，西方国家所持的态度絲毫也不表明它們愿意为召开高級會議創造有利的气氛。載有氢彈的美国飞机一再朝向苏联边境飞行、核軍备竞赛的政策在执行中、西德联邦国防軍获得原子武装、苏联停止試驗原子彈和氢彈的創举始終沒有得到它們的响应、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子基地和導彈基地在紛紛建立——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准备高級會議的困难，妨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緩和。西方国家在寻找那些暂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問題，或者是那些根本不应当在高級會議上討論的問題。它們的打算很簡單：希望将来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它們是对的，它們早就預言过政府首腦會議不

会成功。

这些問題当中也包括恢复德国統一的問題。西方国家坚持要高級會議过問德国人民的这项內政。然而，十分明显，这个問題は德国人民的內政，它不在高級會議的权限之內，把这个問題列入會議的議程就意味着破坏这个會議的召开。

近来西德的报刊大肆宣传最近在联邦議院提出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規定建立所謂“四国委员会”，即由法、英、美、苏代表組成的一个常設机构，按照提案人的意思，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經過磋商就德国問題提出大家都同意的建議。人們圍繞着这个方案叫叫嚷嚷，十分熱鬧。甚至几乎把它說成恢复德国統一問題上的“最新主张”。实际上这里一点新东西也沒有。建立“四国委员会”的方案只不过是再一次地企图給德国人民造成四国可能解决德国問題的錯觉，換句話說，就是欺騙德国人民，使他們离开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統一的实际道路。

苏联人民深深地尊重和支持德国人民建立統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的愿望。苏联政府确信，唯一有希望消除德国分裂的道路是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談判、取得協議和彼此和解。只有靠德国人自己，两个德国才能够解决德国民族恢复統一的問題。讓柏林和波恩的代表集会来寻求这个問題的合理解决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它的建議中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具体的和平恢复德国统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在目前复杂的情况下也是十分切实可行的。这个办法就是建立德意志邦联，西方国家不愿意考虑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害怕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权利不受外来干涉和独立地就统一德国的途径取得协议。

在西方国家的建议中，把统一德国的问题同欧洲安全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它们这样做是打算在“统一”德国的幌子下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然后把在这一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德国拖进北大西洋公约集团。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想法；他们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这种勾当。

波恩统治集团居心叵测地把事情说成好象苏联在某一阶段也能够同意这样做，能够同意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老爷们一向把各国人民和整个国家当作他们交易中找零的钱，他们显然也拿这一尺度来衡量我们。因此他们甚至说明，假如苏联同意根据西方国家的条件来统一德国，也就是违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意志，不考虑德国人民的切身利益，那么西德可以给苏联出怎样的价钱作为报酬。

难道共产党人能帮助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吗？难道我们能够令全体德国人民变成美国将军们的炮灰吗？

如果打算把全德国变成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那还有什么欧洲安全好谈呢？还应该记得，欧洲居民超过五亿，而两个德国大约有七千万人。仅此一端就足以

表明，歐洲安全問題是比德國問題更為廣泛、更為無所不包的問題。

誰也不能否認，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推行普遍義務兵役制，而現在又決定用原子武器和火箭武器裝備聯邦國防軍的做法使得國際關係，特別是使得兩個德國之間的关系更加尖銳化了。這樣，波恩政府就在德國的兩部分之間一步步地豎立起一道牆。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治集團這樣輕率地決定採取原子武裝這一步驟，實在使人感到奇怪。听听他們的說法，似乎可以認為，這並不是有關德國命運的問題，而只不過是加入北大西洋集團的軍隊的裝備標準化的問題而已。

蘇聯過去和現在都反對侵略集團，因為這種集團的存在是各國關係中不斷緊張的根源。大家也都知道，參加華沙條約組織的國家早就建議就取消現有軍事集團問題進行協商。不論是蘇聯，或者是參加華沙條約組織的其他國家，都絕不打算用自己的軍事力量去損害任何其他國家的安全。我們曾建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大家還記得（西德）聯邦總理的聲明，他說，他不會歡迎用核武器武裝新的國家。從那時起到現在才過了不過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聽說，現在當人們向阿登納先生提起他從前這個聲明的时候，他感到難為情。現在為了找一點什麼“辯解理由”，他說他的立場改變是和蘇聯出現洲際導彈有關。

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西德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火箭装置可以被自卫国家借助近程武器而使之无能为力，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根本不需要洲际弹道导弹的话，那末这种理由和保障西德安全问题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在西德，一个顶着基督教名字的政党却培养起对原子武器的崇拜来，这不能說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的确，正象民间谚语所說：“恶魔沾了身，万事从此生”。这个恶魔虽然远在海外，看来却很厉害，就连大家知道譴責过原子武器的羅馬教皇也沒有能够經受得住它的妖术。

苏联人感到高兴的是，西德劳动人民和广泛的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都越来越了解我們两国保持睦邻关系的好处。但是，西德境内在最显要政府人士参加下展开的敌視苏联的宣传給刚刚开始得到改善的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間的关系罩上了暗影，从而妨碍了这种关系的发展。每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負責人物，如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之流，把苏联称为自己潜在的敌人时，人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那些极力要使西德国苏联的关系倒退許多年的势力現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占了上风。如果苏联政府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并用敌視西德的精神来教育本国未忘記希特勒侵略灾难的人民，不难設想那时会形成怎样一种局面。

战前，德国的全部内外政策都渗透着反共的精神。大家都清楚，这种政策使德国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民族灾祸。

既然在今天的西德仍有鼓吹反苏口号的政客，人們就不由得要問：他們准备把自己的国家引向何处——同

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共处呢，还是重蹈当年希特勒引导德国走过的复轍。

施特劳斯先生和他的同伙应当記得，德国为希特勒的冒险付出了多么昂貴的代价。

同志們，我們清楚地知道，勤劳的德国人民不希望战争，我們并不把希望和平和反对“原子死亡”的人民同一小撮好战的复仇主义者等量齐观。我們深切地理解德国劳动人民对西德軍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政策的不安，并衷心祝賀他們在争取統一、和平、民主的德国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不久前举行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柏林會議的決議有助于加强欧洲和世界和平。我們党完全支持这些決議。

我国人民愿意同全体德国人民和平友好地相处。我們两国之間的仇恨总是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灾难。亲爱的友誼和兄弟般的合作把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德国人民和平力量的堡垒——密切地联結起来。

苏联政府为了促进我們的朋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經濟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物質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决定自1959年1月1日起放棄暂时駐扎在民主德国境内的苏联軍队的維持費中原来由民主德国負担的部分。

我們深信，这一措施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們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誼。

苏联人民象欧洲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坚决同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政策决裂的

国家，是一个坚定地走上了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的道路的国家。这说明了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和威望日益增长，为什么它的和平政策得到了人们的信任。

同志们！四十六个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到这里来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实，这个事实证明我们革命力量磐石般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团结。

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工人政党认为，集中力量、一致行动是它们的力量们的旺盛源泉，是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保证。我们的革命的一致，我们的兄弟般的团结使社会主义的敌人发怒。因此，他们不惜一切努力来破坏或者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各国兄弟党同声谴责南共领导人

我们遵循马列主义原则，坚决反对南共领袖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南共领导人迴避对于实质问题的讨论，走上粗暴攻击各国共产党的道路。过去靠反苏反共飞黄腾达的人，今天又在南斯拉夫报纸和电台上大显身手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指出，南斯拉

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是站在某种特殊的立场上来看待它对于我们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的大家庭的作用的。我们曾经不得不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某些行动，这些行动不能不引起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兄弟党的共产党人的抗议和谴责。

請允許我就這個問題发表一些看法。

目前南斯拉夫的领导頑固地想要強使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員相信这样一种說法，就是目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关系的尖銳化不是別的，正是1948年事件的繼續，也就是說，是以前的糾紛的繼續。

然而，1948年发生了什么呢？当时，我們党批評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錯誤和民族主义錯誤。錯誤的不是我們的批評，这种批評我們从来也沒有放棄；錯誤的是情报局決議中要求更換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号召。这就是1948年事件的全部情况。

錯誤是双方面都有的，我強調指出双方都犯了錯誤，是从这个意义上說的，即两党之間的爭執和关系恶化被轉移到国家的关系上。南斯拉夫人把过去的一切錯誤都归罪于他們参与創建的、并且在1948年6日以前他們曾經积极参加工作的情报局。

我們对于自己所犯的錯誤进行了真誠的、公开的批評。当恢复关系的时候，南斯拉夫人士絲毫沒有采取同样的行动，尽管有不少的理由他們应当进行自我批評，批評他們自己的錯誤。例如，只要回忆一下1952年南斯

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污蔑性決議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在那個決議中，硬說蘇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實行擴張政策的帝國主義國家。西方帝國主義者當時曾經慷慨地給了他們數以億計的美元，來獎賞他們的這種謬論。然而，南斯拉夫的領導人却始終沒有進行自我批評。不但如此，他們甚至不讓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盟員知道，從1955年貝爾格萊德談判一開始，我們就向他們說，我們認為1948年我們對他們錯誤的批評和1948年情報局的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

南斯拉夫領導人說目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同所有共產黨之間關係的尖銳化是1948年的糾紛的繼續，這種論調是不值一駁的。大家知道，這個糾紛在1955年就得到了解決，當時，簽署了蘇南聲明。蘇聯同南斯拉夫的關係也正常化了，可以說，是好轉了。同時，在黨的方面也建立了接觸，並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樣一來，1948年的糾紛已經可以說是過去的事了。

1955年，我們曾經同意南斯拉夫代表的意見：他們表示，他們認為最好把過去的事一筆勾銷，不算舊賬，以便能逐漸地一步一步地改善我們兩黨的關係。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現在連這個協議也撕毀了。

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期間，南斯拉夫領導又加緊了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團結的活動。我們這些黨當時給了這種分裂活動以有力的回擊，但是在人人都知道的布加勒斯特蘇南會見以後，情況又正常了起來。甚至，

南斯拉夫人決定不參加1957年秋季莫斯科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和不簽署這些黨的宣言的行動也沒有引起公開的尖銳化。

我們這些黨當時並沒有對南斯拉夫同志的行動有什麼公開的反應，因為公開的反應可能會破壞那時所形成的關係，雖然每個兄弟共產黨無疑地都對發生的事情作出了自己的結論。南斯拉夫領導人當時所採取的立場不能不引起警惕，他們的行動對我們是一個嚴重的信號。雖然以前大家就清楚地知道，南斯拉夫夫人對一系列的問題持有他們自己特殊的觀點，這些觀點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精神的，但是，我們這些黨還是認為，有可能同南斯拉夫同志在我們有一定共同觀點的那些問題上保持聯繫和接觸。

然而，對於南斯拉夫領導人來說這些還不夠。顯然他們要得更多，他們故意把自己同其他共產黨和工人黨對立起來，利用他們同這些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分歧進行投機，企圖抬高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身價。可以認為，當我們這些黨沒有公開對南斯拉夫領導不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決定有所反應時，當我們僅限於從這裡為自己得出適當的結論時，正是這時南斯拉夫人士卻決定走上公開攻擊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道路。這就造成一種情況，使我們這些黨必須拒絕派代表團參加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會。

由此可見，如果要談到這一次尖銳化的原因，那麼

很显然，1948年的事件在这里是毫不相干的；說目前的关系是旧的政策の繼續，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之所以散布这些荒謬的謠言，之所以企图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过去，归咎于斯大林，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是因为，否則他們就无法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这一次糾紛的原因，而把这次糾紛的責任担当起来，他們又缺乏勇气。

我們的路綫很清楚：这个路綫就是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純洁性、为竭力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而斗争的路綫。我們遵循着这些原則性的考虑，坚决地反对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中所制定的修正主义論点。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觀點，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統一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則性的批評。各党在领导机构的決議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譴責这些觀點的明确立場，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觀點。这是很对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怎样对待同志式的批評呢？他們完全拒絕了我們的批評，迴避对于所提出的意識形态問題的实質进行討論，走上了无原則地、粗暴地攻击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道路。显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導人和“理論家”不能自圓其說，他們的“理論”是軟弱无力的，因此，他們无法维护自己不受批評。

南斯拉夫领导人对于批評感到委屈，并且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面前对这种批評橫加歪曲。說这已經不是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起草人的意識形态錯誤的

批評，而是采用什么“实力地位”政策，是“对南斯拉夫，对它实行的政策和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設进行厚颜无耻的攻击”，“战斗报”这样写道，南斯拉夫宣传机关天天这样说。这种宣传的矛头是要千方百计地污蔑和詆毀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它們的党，企图引起南斯拉夫人民对于我们这些国家和我們这些党的疏远、恼怒，甚至仇恨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在写到和談到我們这些党——这些用行动証明它們忠誠于社会主义理想、在自己国家成功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党时，越来越少地使用“同志”的称呼。

在“战斗报”、“共产主义者”、“政治报”和南斯拉夫其他报刊上又象从前一样出現了放肆的文章和卑鄙的漫画。过去靠反苏反共飞黄騰达的那些人，今天又在南斯拉夫报纸和电台上大显身手了。南共领导既然讓他們暢所欲言，那显然是贊同这类人的那些同无耻之极的帝国主义宣传家很相配的观点的。

最初料想南斯拉夫报刊上的誹謗言論不会得到南共领导人的贊同，他們一有机会就会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对待我們的批評，对我們的党际关系的恶化表示不安。但是，当铁托同志在拉宾发表演說后，就看得十分清楚，是誰在实际上組織和鼓动这个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宣传机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坚决反击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分裂活动的中共领导人所进行的卑鄙的侮辱攻击激起了愤慨和抗议。

南斯拉夫人士现在企图污蔑我们的制度、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他们硬说我们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他们自己反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卫护者。这些我们过去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听到过了。但是，苏联取得了并且年年不断地取得世界公认的那些成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两点怎么能配合到一起呢？

南斯拉夫宣传机构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受到歪曲，没有被正确地运用。说苏维埃国家是官僚主义国家等等，而客观的事实说明：在发展速度和水平方面，特别是在科学文化和许多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方面，我们已经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当苏联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三个大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苏联的发展已经达到如何高的水平。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关于苏联的谈论，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不能自圆其说。

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命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鼓吹者，可是南斯拉夫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铁托同志曾经在拉宾群众大会上夸耀说，他靠美国赠送的小麦也能建设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者帮助了阶级敌人

南共领导人做的许多事情都同马列主义学说背道而驰；他们是把马列主义当做外衣，来迷惑轻信的人，使人们离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南斯拉夫所以获得大量美国资金，是因为美国认为南共修正主义是特别值得支持的。

我们不妨把南斯拉夫的情况同它的邻国保加利亚比较一下。大家知道，过去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大体上是相等的。但是，保加利亚由于在战后年代里坚持不懈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支援发展了自己的国民经济，所以在本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指标方面取得了比南斯拉夫要高得多的成绩。

例如，从1939年到1957年，南斯拉夫的工业产值增加为三点一倍，而保加利亚却增加为七点七倍。从1948年到1957年，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分别增加为二点一倍和三点八倍。

再譬如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极为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列宁说过，没有农村合作化，就不可能使农民摆脱不文明状态，就不可能使他

們掌握文化，也不可能把他們的經濟納入社会主义軌道并按照最現代化的機械化生產方式來組織他們的勞動；列寧指出：“如果我們繼續保持舊式的小農經濟，那末即使我們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難免滅亡的危險”。

各人民民主國家遵循着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在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獲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完成了農業合作化。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國到1957年年底全體農戶的95%以上已經合作了。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的耕地中社会主义成分占90%以上。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分占整個農業用地的70%以上，阿爾巴尼亞几乎也占全部耕種土地的70%等等。

而在南斯拉夫，參加生產合作社的農戶一共只有2%左右，並且沒有堅持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從這裡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同志在農民問題上顯然是不合馬克思列寧主义的。

南斯拉夫大談其馬克思列寧主义，但所做的許多事情是同馬克思列寧主义學說背道而馳的。

最近時期南斯拉夫的宣传迷惑人民說，南斯拉夫居民生活水平所以很低是因為南斯拉夫遭到了所謂經濟封鎖。如果談到封鎖，那末必須十分肯定地說，它過去不存在，現在更不存在。我們蘇聯人最清楚封鎖是什麼東西。南斯拉夫不僅沒有遭到封鎖，反而受到了特別的保護，獲得了相當大量的資金，這是因為，美國考慮到國

际情况，决定南斯拉夫型的民族共产主义是特别值得支持的。此外还应当提醒一点：南斯拉夫在战后头四年得到了苏联的巨大援助，后来又得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的援助。封锁之说从何谈起呢？

最近几年以来，即在消除了同南斯拉夫的芥蒂和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展了经济关系之后，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出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草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了污蔑攻击等等。人们不由得要问：这一切是不是由想再制造所谓“封锁”的局面的意图引起的，是不是对封锁的某种留恋的表现。看来，南斯拉夫是有人喜欢这种莫须有的“封锁”的。

有消息说，美国已在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这种新的施舍却羞答答地回避不谈，因为各国人民清楚地知道对美国的慷慨施舍得付什么代价。资本家给东西不是白给的，如果施舍了一些什么，那就要掇走你的灵魂作为代价，资本家的援助总是要用高价来偿付的。

南斯拉夫人士煞有介事地说他们站在集团之外，并谴责集团政策等等。他们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因为南斯拉夫同土耳其和希腊一块加入了巴尔干条约，并且通过它在这个集团的盟国在某种程度上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巴格达条约有着联系。

南斯拉夫领导人硬把社会主义阵营同“集团”混为

一談，但是 社会主义陣营决不是这样的集团。况且他們清楚地知道，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参加一些国家为了防止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而建立的华沙条約軍事組織。显然，南斯拉夫领导人所以要侈談“超集团”政策，是为了把人民引入迷途，使人民贊同他們的忽視社会主义陣营的政策，贊同他們那种中立于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斗争以外的政策。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正进行着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今天，自己独树一帜和忽視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保持中立就意味着削弱革命运动的力量，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意味着帮助工人阶级的敌人。

南斯拉夫领导人声嘶力竭地叫嚷有人侵犯他們的独立。但是，这里談的是什么样的独立呢？看来，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誠使他們感到苦恼，所以他們想摆脱这件苦事。那么他們就干脆直截了当地說出来吧；这样一来一切都会各得其所，一切都会清楚了。

在爭取和平的問題上，我們愿意同一切正直的人共同努力，不管他們是工党也好，自由党也好，改良主义者也好，民族主义者也好。我們在这个基础上同一切和平力量建立关系。

但是，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說他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輕信的人，使他們离开馬克思和列宁主义所提出

的革命的階級鬥爭的道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想從工人階級手中奪掉最銳利的階級武器，不管他們願意還是不願意，他們是在幫助勞動人民的階級敵人以換取貸款，帝國主義者因此夸奖他們那種“獨立的，超集團”的政策，反動勢力就在利用這種政策以圖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我們堅決肯定地說：帝國主義老爺們，這不會如你們願的，你們辦不到！

關於蘇聯的領導作用問題

蘇聯開闢了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給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最無私的援助，把每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當作自己的勝利。帝國主義集中主要的宣傳火力攻擊蘇聯，而南斯拉夫人士卻為敵人煽風加油。

帝國主義者用盡全力來反對我們，這毫不奇怪。資本主義世界竭力維護舊東西，並用盡一切可能的手段為舊東西而鬥爭。但是，當有人自稱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實質上却在幫助帝國主義者的時候，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是堅決地揭露這流人。

在階級鬥爭過程中，帝國主義者亟盡全力利用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來達到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團結的目的。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現象，必

須同这种現象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队伍的团結一致。

我們的运动越是团結，每个党、工人阶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成就就越大。我們現在有着这样的团結，它之所以牢不可破，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忠的基础上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似乎在覬覦什么特殊的角色，在覬覦霸权，想要发号施令，而他們，南斯拉夫人不同意这样做。这种說法真是彻头彻尾的謊言。如果这是出自帝国主义陣营宣传家之口，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竟也說出这种話来，那就不禁要問：他們怎么会墮落到发出这样下流的誹謗的地步？

而且，这种誹謗不仅是針對苏联的。这种荒謬言論的制造者竭力污蔑我們革命斗争的实质，誹謗共产主义的同志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他們曲解联合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为摆脱资本家桎梏，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意义。对工人阶级來說，联合起来并不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受哪个人的支配。一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正是为了消灭产生强迫命令、施加压力和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资本主义制度。

南斯拉夫领导人选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指出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作为攻击的目标。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清楚知道，在

宣言草案中（这个草案在开会以前南斯拉夫领导人也拿到了）并没有这一点。关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作用的补充不是由苏联代表团、而是由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上提出并加以论证的。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呢？

我想谈谈这一点，因为敌人经常为了自己的卑鄙目的来利用“苏联霸权”这种谎言，而南斯拉夫人士却为敌人煽风加油。他们对没有经验的人大张网罗，利用民族自尊心，企图在人们的头脑中灌输一种荒谬的想法，硬说所有的共产党都受一个党的统治，都听一个党的号令。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诽谤，因为从敌人的嘴里不能期待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也这样说，那我们对这种论调就不能不予以反击。

我们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破天荒第一次打败了自己的阶级敌人，破天荒第一次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建立了劳动人民的国家。他们克服了饥饿和破坏，彻底击溃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和反革命势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机械化的大农业，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各族人民肩负了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主要重担，并击溃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由于这个胜利，整个世界都得到了好处，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得到了好处，他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其中，南斯拉夫人民也得到了好处，他们为了给本

國創造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如果說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特殊作用”的話，那麼這種作用是蘇聯工人階級 各族人民，我們共產黨用自己的犧牲，用偉大的創造性的勞動，用為共產主義事業的英勇鬥爭獲得的。他們沒有強迫任何人接受這個特殊的作用，這種作用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公認的，因為，我國人民做的一切不僅符合他們的民族利益，而且也是對各國無產階級的共同事業的有價值的貢獻。

現在，當我國在自己的發展中，在經濟、科學、文化中，在不斷提高勞動人民物質福利方面獲得了偉大成就的時候，它的作用在哪裡呢？它的作用就在於它開辟着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在於蘇聯作為一個最強大的經濟上最發達的國家，給了其他國家最無私的援助，把每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各國人民的勝利看作自己切身的事業，看作自己的勝利。現在帝國主義頭腦們已經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陷於孤立，已經不能造成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封鎖。我們感到驕傲的是，蘇聯人民用自己的勞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增長。

我們國家幫助其他國家，因為我們共產黨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閉關自守。我們把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看作偉大的國際主義事業。

敵人集中主要的宣傳火力攻擊蘇聯，這不是偶然的。他們知道，各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的各國人民把蘇聯和我國共產黨同工人階級將給人類帶來的一切偉大改

革看作一件事。共产主义的敌人不仅想涣散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还想打击革命运动的中心。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诽谤苏联，鼓吹所谓“民族共产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常常把“民族共产主义”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要知道，在现阶段，他们并不害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而害怕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成就，害怕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帝国主义者明白，苏联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所看到的光辉的火炬，它照耀着他们为光明的未来而斗争的道路。

帝国主义者的算盘是，如果他们能做到贬低苏联的作用，就能瓦解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然后完全破坏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对世界和平堡垒苏联的信任。在这以后他们就会集中火力对付其他的党，看样子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只要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强大，只要它们的团结很巩固，帝国主义者就要千方百计地从物质上鼓励任何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活动。

兄弟共产党关于苏联作用的结论是反映争取社会主义胜利、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斗争的客观进程的。同时这也鲜明地证明各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共产主义的敌人和污蔑者是在重要的问题上遭到了当头一击，他们应当清楚地记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容许对苏联的名誉进行任何损害，并且将以革命力

量的更大的團結來回答任何反共的污蔑運動。

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根本談不到什麼發號施令，談不到什麼一些國家或政黨服從另一些國家和政黨。而且根本就沒有這種需要，也根本沒有能夠發號施令的機構。

我們感謝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對於蘇聯和我們的共產黨的作用和努力所做的崇高的評價。這個崇高的評價鞭策共產黨人和全體蘇聯人更堅決地為建設共產主義而鬥爭，要不辜負兄弟黨寄於我們黨和蘇聯的希望。我們不僅用我們的建議，用我們的經驗來幫助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而且還在物質上幫助他們建設。我們從來都這樣說：我們同各共產黨、同各社會主義國家象兄弟一樣分享一切，分享我們成功和勝利的歡樂，分擔為我們共同的偉大事業而鬥爭的重負。我們懂得，想脫離自己社會主義各國兄弟人民而孤立地走向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必須幫助他們，同心協力使落後者達到先進者的水平。我們要結成廣大的陣綫走向共產主義並且必定走入共產主義。我們的道路是明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照耀着這條道路。這是一條康莊大道，解放了的人民將沿着這條大道走向共產主義。非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也會效仿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而在本國實行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並且匯入各國人民走向光明未來的洪流。

必須繼續堅決批判修正主義

南共領導人採取了分裂的、修正主義的路綫，幫助工人階級的敵人反對共產主義和反對國際革命工人運動的團結。共產黨人決不容許修正主義者打出馬列主義旗號當作護身符。

現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比任何時期都更加緊密地團結一致了，我們之間在下列估計上是沒有分歧的，我們都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看作是帝國主義者的特洛伊木馬計，帝國主義者現在就把賭注下在木馬計上。但是，同志們，應該指出，我們是這樣看待這件事的：雖然特洛伊木馬現在仍然是危險的，但是它對於特洛伊城有更大的危險。在荷馬時代，人們為了克服圍攻，堅守在要塞里。在我們的時代不需要這種要塞了，因此現在看來，特洛伊木馬已經不能再起它從前曾經起過的那種作用了。

俄國人有一句諺語：“飼料喂錯了馬”。農民喂馬，喂呀，喂呀，但是這匹馬不但沒有肥壯起來，反而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了。於是農民說，原來這匹馬不值得好好喂，它連尾巴都卷得不好。帝國主義者同樣也是白花錢的。不論他們怎樣飼養自己的馬，這匹馬還是不能把革命的車輪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出的道路拉到一旁

去。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的磐石般的团結下，这匹馬实际上注定要失敗的，因而喂馬的人一定要失望的，因为革命运动是拦阻不住地向前发展着。

越来越多的人站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来了，我們已經在地平綫上看到我們的最終目标——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胜利，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

苏联共产党将来要繼續坚决反击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进攻。我們这样做时将不是通过干涉这个或那个党的內部事务的办法，而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即：世界革命运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这个或那个党里可能出現的錯誤立場給以同志式的批評，給以同志式的影响。我們不主张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內部事务，更不主张一些国家干涉另一些国家的內政，而主张同志式的批評，因为这种批評同时也就是对犯了錯誤、但是还能够認識这种錯誤、知道这种錯誤会把他們引向何处、还能够改正錯誤的人給予的一种同志式的帮助。至于这个或那个党的领导机构，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一切完全屬於每个党、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权限之內的事。

对于以修正我們这些党的思想基础——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目的的言論、以破坏共产党的团結为目的的言論，我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們的言論中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質的修正主义观点。他們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綫，从而

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勾当。

修正主义观点统治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这个事实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有害必有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实质上是暴露了自己。他们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他们向来极力用所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漂亮动听的词句加以掩饰的。如果说，过去有些同志还可能认为，还没有竭尽所能来改进社会主义各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以便让南斯拉夫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并肩前进，那么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表明了，问题不是改善相互关系，问题是南共领导人采取了根本错误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路线。

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纲领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修正主义纲领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现在，他们实际上已经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本尼迪特是奥地利社会党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起草人之一。

但是如果说考茨基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那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恰恰相反，他们极力在口头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来掩饰自己的堕落立场。

共产党人在反对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純洁性的斗争中，过去沒有妥协，将来也决不妥协，共产党人决不容許修正主义者和革命原則的叛徒打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当作自己的护身符。

对于我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來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历史上也曾不只一次地出現过这种攻訐。然而，它們都被历史所揭穿，都被历史所唾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不过是重彈过了时的、被人唾棄的老調而已。

在我們为共产主义共同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我們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只能給予恰如其分的注意。我們越是注意他們，他們就越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們就想抬高身价，使別人以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什么頂天立地的柱石。同不久前一样，他們現在显然又想用这种办法来向帝国主义者討些恩賜。

我們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認為，尽管南斯拉夫领导人有意扩大我們之間現有的冲突，我們不應該理睬它。我們不去助长情緒的激昂和关系的尖銳化。即使在我們同南共的目前关系中，在不和睦已經达到頂点的情况下，仍旧抱着一綫希望，探求在某些問題上接触的可以接受的形式，是有益的。

硬說我們否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中一切积极的東西，說我們在對南斯拉夫国家施加某种压力，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是对我們的誹謗。我們各族人民，我們的党深深尊敬酷愛自由的南斯拉夫各族人

民，珍視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對反法西斯的共同鬥爭的貢獻。他們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而且我們相信，不管目前情況如何，我們將來仍要進行共同鬥爭來對付這個敵人，在一起保衛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

同志們，總的應該說，無論南共領導人的修正主義錯誤的後果多麼令人不愉快，但這畢竟不是能夠震撼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地震。恰恰相反，近來我們的共同努力更加鞏固了我們的大廈。已經奠定了建設共產主義的不可動搖的基礎。我們現在和將來永遠要堅定地走我們自己的道路；誰要跟不上我們、也就是說不跟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並不惜自己的力量為共產主義的勝利而鬥爭的共產黨和工人黨走一條路，那就讓他去尋找別的盟友吧。

向德國統一社會黨五大致賀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熱烈預祝
德國統一社會黨和民主德國全體勞動
人民在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文
化、提高勞動人民的福利、爭取和平
和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恢復德國統一
的鬥爭中取得新的勝利。**

同志們！德國工人階級認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是自己的戰鬥的領導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鼓舞者和組織者，

是德国工人运动优秀传统的可靠的繼承者。

你們的党同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結成联盟，改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意識，激发了他們的創造力量，动员了人民的精力去建設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由于你們党的活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博得了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信任。德国統一社会党坚持不渝地貫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貫徹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思想，因而在世界共产党友好的大家庭中博得了同情和尊敬。世界各国共产党認為你們的党是他們忠实的朋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战斗队伍。

你們的大会令人信服地証明你們党的战斗一致，証明它團結在自己中央委员会的周围，証明它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你們党为純洁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着不調和的斗争，这一事实是你們党的战斗力的表現。

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忠实的国际主义者。所有共产党都坚决譴責任何不利于加強各国人民友誼的行动。共产党和工人党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團結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去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为全人类的美好未来而斗争。

我們在你們代表大会上所受到的亲切热情的接待比任何言詞都更能說明我們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間所建立的深厚友誼。苏联人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怀着衷心的友好感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誼是建立在牢固的和不可动搖的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的基礎上的，这种友誼受到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伟大思想的鼓舞。

苏联共产党一向認為发展和加強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不倦地加強伟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和威力是自己的最高的国际主义职责。蒸蒸日上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和不可战胜性就在于团结，不管我們的阶级敌人玩弄什么阴谋，共产党今后也将繼續加強这种团结。

（赫魯晓夫同志的講話多次被暴风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声打断。）

（譯文轉載自1958年7月14日“人民日報”，文內
插題是“人民日報”編者加的）

哥穆尔卡在革但斯克的演說(摘錄)

(1958年6月28日)

也許有人會說：社会主义国家有十三个，而屬於社会主义陣营的只有十二个。其中有一个国家，就是南斯拉夫，它不屬於，也不愿意屬於社会主义陣营。人們說，你看，帝国主义者不侵犯它，讓它建設社会主义，虽然它是孤立的。对这个問題的答复很簡單。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存在着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关于这一点，南斯拉夫每一个共产党員、每一个公民都一定看得很清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由于它的錯誤的修正主义理論，使南斯拉夫孤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之外，脫离了这个大家庭，从而給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的力量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危害。尽管有着渴望緩和国际局势和加强世界和平力量的无可怀疑的真誠愿望，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家經常強調这一点，但是他們对社会主义陣营，对这个作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作为帝国主义战争阴谋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的陣营的否定态度，实际上不仅不能加强和平力量，反而削弱了和平力量。

也許，誰也不会否認，甚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也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国际反动派，一切热

衷于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正在用各种手段力图分裂、或者至少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团结。客观地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态度，正符合反动派的希望和意图。不仅如此，在这次由于南斯拉夫的过错、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过错而引起的他们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同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冲突中，一切国际反动派都站在南斯拉夫一边。显然，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反动派这样做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热爱，这是荒谬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如果在这次冲突中他们支持南斯拉夫，那只是因为他们想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他们还想鼓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脱离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呢！

在这个对社会主义特别具有原则性和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国际反动派的意愿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趋向（不管它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这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发生冲突的根源。

我们党热烈希望南斯拉夫同志能够脱离他们现在所走的那条错误的道路。没有什么理由，绝对没有什么理由来为他们在本次冲突中的态度辩护，这次冲突同1948年到1954年的冲突是不同的。今天，过错在于南斯拉夫。我们将永远象珍惜最大的财富一样珍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将永远实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

政策。根据我党政策的这个主要原则，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同一切破坏这种团结的现象作斗争。我们严厉地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因为这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立场。我们进行批评，是希望他们早晚能够明白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的害处。

（译文转载自1958年7月2日“人民日报”）

帝国主义的佣僕

(1958年6月22日保加利亞“工人事業報”的文章)

我們時代的特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已經掌握了世界上數以億計勞動人民的頭腦和心靈。社會主義已經超出了一國的范围，成為包括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的世界體系。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着三千三百萬以上的有組織的共產黨員，成為一支巨大的國際社會力量。極大部分人類所擁護的爭取和平的鬥爭，日益緊密地同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威信是多麼巨大，還可以從這樣的事實中看出來，即資產階級思想家越來越不得以社會主義的名詞裝扮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宣傳“人民資本主義”的神話，並且把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公司。他們甚至臆造出所謂“民族共產主義”。這一切都意味着：在我們這個行星上，資本主義日益感到地盤狹窄了；歷史使它日益更加碰壁；全世界人民羣眾日益有組織地和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行鬥爭。

但是，歷史教導我們，沒有一個剝削的社會制度是自願退出歷史舞台的。資本主義也沒有這種願望。恰恰相反，它總是用爪和牙，用花言巧語和武器，用惡意宣傳和

恐怖，力图永远統治世界。在这一斗争的各种方法和工具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是从内部攻破和占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堡垒的策略。这是在敌人队伍里安置自己的代理人的老策略。这样的代理人就是右傾机会主义，或者換句話說，就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什么呢？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歪曲、否認、修正馬克思主义学說原則，而代之以从資产階級思想武庫中借来的另外的、伪馬克思主义原則的那种思想派別。这是无产階級政党的那种迁就当前的一些事件、迁就社会发展中的无足輕重的变化的政策，为了实际的或假定的暂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階級的根本利益、使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群众永远遭受資本奴役的政策。右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从来都是資产階級的奴仆、資本主义的支持者。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在亚历山大·斯坦鮑利斯基被害三十五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講中談到現代修正主义的作用时說：“我們党过去把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叫作資产階級的傭仆，而現代修正主义者更加是資产階級的傭仆，帝国主义的傭仆。”

对修正主义的这个評价既被老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所証实，也被新的、今天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所証实。

老的修正主义者——德国的伯恩斯坦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俄国的“經濟主义者”和孟什維克、奧地利馬克思

主义者、保加利亚的“广泛派社会党人”——所有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骑士都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而宣传阶级合作、放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們戴着社会主义者的假面具，把资产阶级思想渗透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老的修正主义者不仅以自己的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实践为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服务。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米利埃兰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后来成为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干涉的最著名的組織者和鼓舞者之一。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沙伊德曼和諾斯凱在1919年使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遭到血腥的镇压。广泛派社会党人克勒斯邱·帕斯图霍夫以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热心而兇恶的看家犬著称于我国。

现代修正主义的某些特征是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但是按其本質來說，现代修正主义同老的修正主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同样起着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作用，执行着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傭仆的职务。今天的修正主义者力图把自己打扮成“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和“改善”社会主义的战士。他們在这个面具下进行着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卑鄙斗争，帮助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兇恶的反人民的勾当。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宣言給今天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立場指出了—一个总结性的特点。宣言写道：

“現代修正主义企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經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導作用，否認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要求放棄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棄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組織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乐部。”

按照現代修正主义的說法，好象生活已經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很多东西只不过是烏托邦。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已經和正在被将近十億的人們實現着，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深刻正确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最重要的标志。这样的事实，对于現代修正主义者是沒有任何意义的。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說法，这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据他們的意見，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應該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陣營中其他各国已經建立和正在建立着的那个样子，而應該成为“更道德的”、“更民主的”等等。現代修正主义者在批評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錯誤的漂亮借口下，宣称这些国家的全部社会主义建設是有缺陷的。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目的。

資产階級思想家从一开始就力图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說成是不适合于生活情况的空想理論。他們不断宣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劳动人民群众自己正在建设着的那种制度——是反民主的，是同人的本性相矛盾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共产主义的公开敌人反击马克思主义和批评社会主义的时候，劳动人民不会感到困惑不安，他们知道，敌人不可能不这样行事。但是，戴着共产主义假面具进行活动的修正主义者的情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社会主义受到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批评和否认时，当这些人戴着社会主义的捍卫者的假面具卑鄙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什么“新的”社会主义时，那么，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队伍中迷失方向和动摇的危险就是巨大的了。使劳动人民思想混乱和破坏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职。修正主义者正是用这些理论扮演着资产阶级在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可耻角色，执行着卑鄙的帝国主义傭仆的卑贱职务。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仅以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帝国主义反动派。今天的修正主义者在各地都力图建立反党的宗派和集团，力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他们到处努力使兄弟党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亲密大家庭，首先是离开它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他们到处企图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首先使参加这个阵营的各国离开这个阵营的中心和领导力量——伟大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这样帮助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更准确

地說美国帝国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正是他們力图动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分裂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大家庭，以便消灭社会主义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納吉—洛松齐的卖国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集团就最明显地表現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的可耻角色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傭仆的卑賤职务。不久前結束的对这个集团主要参加者的审判已經清楚地証明，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鼓舞者和組織者正是以納吉及其最亲近的同謀者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在他們周圍聚集了国内外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他們甚至猖狂到这种程度：公开乞求美国帝国主义者帮助他們反对匈牙利人民和苏联军队。苏联军队履行了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兇爪下拯救匈牙利而作出了宝贵的牺牲。

今天，在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斗争中，站在最前面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这是最富有煽动性的、最隱蔽的、同时也是最厚顏无耻的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的基本原则已經表述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前通过的众所周知的綱領里。这一綱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典籍。在思想斗争方面，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正热心地利用它来反对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动派从南共领导集团那里找到了自己組織得很好的代理人，并且把他們在这个斗争中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个代理人身上。

还在南共新綱領通过以前，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就曾經不止一次地为国际帝国主义效劳。回忆一下他們在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期間的作为就足以証明这一点。当时，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是这一暴乱及其領導者和組織者——以納吉和洛松齐为首的匈牙利修正主义者——的直接鼓舞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被扑灭后，当全世界痛斥英法帝国主义者对爱好和平的埃及人民进行強盜侵略时，当帝国主义处于严重而困难的局面时，南共領導人却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造謠誹謗运动。这不是别的，乃是帮助帝国主义。当然这种帮助曾經得到慷慨的报酬——大量的美国貸款。提供給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无论这种或那种貸款，正都是以“以德报德”的原則为基础的。

南共的新綱領和南共領導人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是这种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路綫的登峰造极。綱領和講話美化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不但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也是和平和民主的，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最凶恶的敌人。同时，綱領和講話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其他国家，也进行了最卑劣的誹謗。如所周知，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譴責了南共領導集团执行的这种反共产主义的路綫。

現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仍然繼續执行着这种路綫。例如，今天，召开大国間最高級會議以保証世界和平的問題已經成熟了。世界各国人民都坚决主张在最短

期間內舉行這種會議，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正盡力爭取召開這一會議。但是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政府則正在企圖不惜任何代價來使這一會議的召開歸于失敗，並企圖把失敗歸咎于蘇聯。在這一對全人類都是這樣重要的時刻，南斯拉夫“戰鬥報”却在一篇回答“真理報”評論南共七大的文章的編輯部文章里，毫無羞恥地誹謗蘇聯政府說，蘇聯政府維護世界和平的政策是不真誠的、偽善的！前幾天，欽托在拉賓演說時同樣地表示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愛好和平的政策！現在當帝國主義正處于一種困難局面的時候，對帝國主義的幫助還有能比這更好的嗎？難道這不是竭力給世界帝國主義的破車上軸油的令人感動的關懷嗎？

我們就不再提什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好像已經拋棄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的誣蔑了。我們也不再提什麼各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都隸屬於蘇共並且受莫斯科的指揮的卑鄙誣蔑了。同樣，我們也不再提對我國和我們黨的各种火鷄式的傲慢暗示。這裡，我們只需指出，只有共產主義的最不共戴天的敵人才使用類似的誣蔑和暗示。

這就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可恥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的作用，這就是今天的修正主義者的卑賤的職務——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傭仆的職務。

但是，正象過去任何時候一樣，共產主義的敵人現在也打錯了算盤。托多爾·日夫科夫同志在上面引証過的那

篇演講中所說的話完全正确：“不管修正主义者怎样舔帝国主义的吱吱发响的破車，不管他們給这輛破車上多少軸油，这都不能挽救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車子已經腐朽了，被虫子蛀空了。历史已經注定資本主义体系必然灭亡。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觀規律，資本主义正在讓位并且將日益更多地讓位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不断的繁荣中。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正在掌握着人类，并且已經变成強大的物質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全世界取得越来越多的新的胜利。”

正象到現在为止战胜所有的敌对学說一样，馬克思列宁主义將胜利地战胜現代修正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創造性地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具体情况，照顧到本国人民的民族特点地运用这种学說，在自己的經驗的基础上发展这种学說，并且把新的原理帶到它的丰富的宝庫中。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也不会过时，而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和不可战胜的学說。

現代修正主义的命运却是完全相反的。不管戴上什么面具，它总是发展着早已被生活所駁倒了的資產階級思想。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越接近，修正主义把这些思想奉獻給人民群众的可能性就越小了。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已經判決修正主义必然灭亡，正如产生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为之服务的資本主义必然灭亡一样。世界历史的車輪正在不停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它也將把帝国主义的卑賤傭仆——現代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一起軋碎。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怀疑！

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无情地斗争到使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全部破产为止！

(1958年6月22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聲報”的文章)

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正在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以南共綱領和第七次代表大会，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陣营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展开了新的无耻的攻击。由于无力回答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南斯拉夫所作的正确的、有事实根据的批判，南共领导人竭力用訛詐、造謠的伎俩逃脫这种批判，責难我們各国党，說他們正在轉回到1948年，說他們歪曲南共領導者的观点和公正地打击“无辜的牺牲者”，說他們在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和侵犯它的主权等等。象无賴的騙子一样，鉄托在6月15日的演說中所用的犹太似的言辞，再一次表明他始終是修正主义者，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叛徒，是苏联、中国、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敌人。南共领导人的态度說明，他們是多么地虛伪和无力，說明他們是没有什么話可說，說明南共领导人从事欺騙，宣揚好象他們是愿意进行“思想討論”，可是他們象奸詐鬼一样避开原則性的斗争。因为他們害怕在世界和南斯拉夫人民面前揭開他們的真面目，他們要模糊人民的心目。

但是这种漏洞百出的讹詐是不能够掩盖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証明，南共领导人很久以来就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散布思想混乱，毒害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觉悟，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长时期以来，早在1948年以前，铁托集团就开始进行着敌对活动，到1948年以后，仍然坚持繼續这种活动，甚至在1954年以后，当我们各国党正确地努力使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走这一条道路；目前仍然不遗余力地走着这条道路。铁托集团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掀起的反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进攻，并不是突然和偶然的。它是几年以前开始的反馬克思主义路綫的必然結果，也是很久以来它所进行的敌对活动的必然結果。現在，当南共领导人和南斯拉夫报刊叫囂他们永远也不放棄他们的道路的时候，任何要他们离开这一条道路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我们对这点絲毫也不感到奇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曾經提出許多“証明”，公开說明他们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誓不两立的敌人。我們党从来没有对南共领导人存有幻想，因为我們党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因为他们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我們党和人民的身上留下了血迹。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要繼續他们的道路的誓言里再一次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只能得出一个結論：即應該撕破現代修正主义所戴的假面具，應該无情地同它斗争到底。

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其所通过的綱領，再一次地說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忠实地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效劳的。南斯拉夫領導者向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宣战，并且热中于宣传反馬克思主义理論，企图使各国共产党掉进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泥坑，放棄革命理論，使共产主义运动失去指針和灯塔。他們企图說服各国共产党，使它們放棄推翻垄断資本和殘暴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斗争，因为在鉄托集团看来，垄断資本和資產階級專政正在自动地轉化为“社会主义”。他們竭力在劳动群众面前誹謗社会主义思想，大肆誣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們竭力說服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取消党的領導作用和无產階級專政，以便破坏我們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和在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及內部敌人面前解除我們的武装。他們为了破坏保卫和平的斗争、阻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中立国家團結在保卫和平的主力——苏联的周围，竟无耻地誣蔑苏联，責备苏联是加剧紧张局勢、建立軍事集团等的起因，并且极力贊揚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馬歇尔計劃、美“援”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用所謂“政治霸权”、“压迫和剝削”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內政”、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違反平等和主权原則”、“垄断思想意識”和“对各国共产党統治”等誣蔑来責难苏联。这些对我們各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者、保卫者和援助者——苏联的恶毒誣蔑，是妄想破坏我們各国人民的友誼。因为这种友誼是实现南斯拉夫

修正主義者的計劃的主要障礙，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計劃也正是他們主子美帝國主義者的計劃。

這些誣蔑還有着掩蓋鐵托集團的敵對活動的目的。很多年以來，鐵托集團就自行製造了這些謠言來責難蘇聯，就在公開地干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妄圖從內部來進行破壞。

阿爾巴尼亞是証實這點的最好証據之一。因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人沒有對任何其他一個國家象對阿爾巴尼亞進行過這樣公開的、粗暴的干涉。從解放前到今天，他們對我們黨和國家一直抱着徹頭徹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和沙文主義的態度。他們系統地、並且用盡了一切手段想把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變成一個機會主義政黨，把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變成南斯拉夫國家的一個省，侵犯我國人民用鮮血取得的自由獨立。這裡只談一談証實這一點的許多事實中的一些事實就足够了。

阿爾巴尼亞解放的前夜1944年11月，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在解放了的城市——貝拉特召開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會之前，南斯拉夫領導派遣了一個以維里米爾·斯多尼奇為首的代表團前來阿爾巴尼亞。他們根據鐵托的指令在我們黨的首腦部門秘密地組織了一個極危險的宗派集團。南斯拉夫領導人挖空心思地企圖瓦解、顛覆我們黨的忠實領導，想以機會主義者和叛徒科奇·佐澤、賽依富拉·瑪萊紹瓦等人取而代之。南斯拉夫領導人攻擊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說它是錯誤的，其實在民族解放戰

爭的烈火里已經証實了它是正確的路綫。這一路綫取得了我國人民歷史性的勝利——從法西斯占領者和國內反動統治下解放出來。南斯拉夫領導人企圖使我們接受否認蘇聯作用和要我們脫離蘇聯的“南斯拉夫路綫”，要我們黨和人民遵循南斯拉夫路綫，否認黨的領導作用，否認階級鬥爭從而替機會主義开辟道路。南斯拉夫領導者企圖以此來消除控制我們年輕的黨和國家的障礙。但是鐵托分子的顛復活動是不能完全得逞的，因為霍查和其他堅強的黨的領導人員儘管不了解貝拉特的秘密后幕，但他們為了保衛黨的正確路綫而進行着鬥爭。但是鐵托分子的顛復活動終究是插在我黨背后的一把尖刀，是阿爾巴尼亞獨立基礎中的第一顆炸彈。這就是南共領導人給予我們年輕的黨的“援助”，就是這樣回答我們兩個師的戰士同南斯拉夫兄弟并肩作戰、為南斯拉夫的解放而流的鮮血。難道鐵托分子在貝拉特的顛復活動和野蠻瘋狂地干涉一個獨立國家的內政，還不足夠證明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蛻化的過程嗎？難道還不清楚地說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尊重平等、主權、不干涉內政和目的在於掩飾其危險的破壞活動的虛偽論調么？

為了恢復占領者所破壞了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黨請求我們的朋友——偉大的蘇聯、我們的鄰邦和同盟南斯拉夫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給予援助，但是南斯拉夫領導人在與我國的經濟關係中追隨着反馬克思主義、殖民主義和剝削的目的，1946年與南斯拉夫簽訂了經濟協定和關於成立聯合公司、調整貨幣、統一物價、

取消海关的一些議定書。这些协定侵犯了独立国家之間关系的基本原則，南斯拉夫領導者利用这些协定要把我国变成殖民地，严重地損害了我国經濟。在阿南联合公司中，南方并未投資而淨得利潤，在調整阿南币制上将阿币法郎压的过低，使每一法郎損失三点五个里克，合并海关給南斯拉夫貿易机关和私營商人搜刮我国市場的物資开辟了道路。貨物交换的作价为内部价格，而非国际价格，这給我們带来了巨大的損失。南斯拉夫从阿尔巴尼亚以低价購買农产品，而向我們出賣售價高昂的工业品。但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領導人利用这些协定和計劃的配合，把我国的經濟作为南斯拉夫經濟的一部分来发展，受其約制，供給南斯拉夫原料，放棄我国工业的发展，破坏粮食生产，使我們的粮食問題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領導人的目的是想把我国經濟抓到手中，然后利用它来對我們施以压力，以便在政治上操縱我們党和国家。事情曾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南斯拉夫政府的坚持下，在地拉那曾成立了以克拉依盖尔为首的計劃配合委员会，它实际上是站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政府头上的政府。在南斯拉夫过去的計劃委员会主席吉德利奇簽署的一項文件中，阿尔巴尼亚被看做是南斯拉夫的第七共和国。一个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能象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待我国那样奉行着这样的殖民主义和剝削的政策嗎？只有社会沙文主义和叛变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領導的政策很象法国右派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想“教訓”人民民主国家，应如何建立同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外交副秘書长維迪奇甚至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領袖們說：

“你們沒有嘗試过独立的甜蜜味道。”

但是，南斯拉夫領導人的一切企图都不是輕易就得到實現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开始时还不明了南斯拉夫領導人的真正企图，依然就两国經濟关系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見，要求将問題具体化，反对南斯拉夫領導人的企图。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小集团的帮助下反对这些，并为达到他們的目的采用了一切托洛茨基的方法，分裂領導人的团結，造謠、阴謀和威胁。南共中央作为代表派来阿尔巴尼亚的很多使节、外交官以及在党、軍隊、保安、經濟等部門中的顧問、技術人員和专家，都为执行南共領導人的指示而积极展开活动，力图搜罗代理人，帮助分裂主义者竭力設法将我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門置于南斯拉夫領導人之手。1947年下半年，南斯拉夫領導人向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两个控訴書和两个最后通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1947年11月的控訴書中控訴我們党，是因为我們党加強同苏联的关系，是因为恩維尔·霍查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变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說我們党好象縱容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反南陣綫，說我国政府好象在阻碍南斯拉夫將給予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援助，說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是有偏差的、不现实的和絕對主观的，因为这个計劃将我国

經濟同南斯拉夫經濟脫离开了等等。这对在貝拉特建立的宗派集团是极大的支持。沒有外来的粗暴干涉，单靠这一宗派集团的本身力量，是不能使我們領導人的堅強部分分裂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奇·佐泽宗派集团用托洛茨基的方法在幕后同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勾結，筹备了1948年2月举行的第八次全会。这是在貝拉特第二次全会后对于我党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的最沉重的打击。会上打击了总書記并迫害了很多和他一起保卫党的同志，为南斯拉夫的公开干涉打开了大門。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材料証明：科奇·佐泽为彻底达到其目的，加速了通过无中生有的审訊和捏造，对我們领导人进行人身消灭的准备工作。但是他沒有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和他們的朋友开始公开談論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合并”，将阿尔巴尼亚称为“南斯拉夫第七共和国”。科奇·佐泽宗派集团将此問題向政治局提出了，但未获成功。1948年当鉄托集团快被揭露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使阿尔巴尼亚合并于南斯拉夫成为既成事实，急迫地要求派遣几个南斯拉夫师来阿尔巴尼亚，名义是保卫我国和抵御希腊軍隊即将发动的侵略。但是我們党不願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科奇·佐泽宗派集团的压力沒有接受这个做法。这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从血泊中拯救了我国人民。很明显，假如以霍查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堅強部分所領導的我們党沒有进行抵抗，假如不是苏联共产党，假如情报局沒有及时做出決議，我們党和国家的独立将会丧失，阿尔巴尼亚将变成为南斯拉夫的一

个省。正是这些把我们拯救了。因此，我们党和人民将苏共和苏联称为两次解放者，对他们怀着终身的感激。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铁托最近的声明是多么无耻。他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称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正确和真实关系的原則性論点而被迫害的“烈士”，把他们說成是“拯救社会主义免于腐化和混乱”的英雄。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南共领导人的說法对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荒謬。他們硬說，1948年对他们的态度是十分不正确的，說他們并没有錯，他們所以受到批評是因为他們是唯一抵抗苏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人。1948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南共领导人的批評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事实的。因为南共领导人早就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場上，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上了。历史証明了这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現在受到批判的一切論点在那时已經露出头角了。但是那时也有錯誤，如同南斯拉夫断絕了外交关系和其他一切关系。为此，我們党和其他兄弟党一样，都进行了自我批評，并認為以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关于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倡議完全正确。但是南共领导人不仅不回答对他们的帮助，不仅不进行自我批評，还象站在鷄屎上的公鷄一样傲慢。铁托集团竭力使我們党認為1948年的決議不正确，以使他們的敌对活动和反馬克思主义观点达到目的，表现出他們似乎是正确的，从而麻痺共产党人的警惕性，而为他們更便利地进行活动創造可能性。南斯拉夫

修正主义者用1948年決議的批判来达到另一目的，即他們决定繼續走反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且当我党不得不再次揭露这点的时候，他們把1948年決議当成了打击我們的武器，說“你們又收回了你們的自我批評”。但是鉄托集团算錯了賬。我們各国党决不能允許将完全正确的1948年的历史性決議擲到廢紙簍里。

南共领导人尽管在1955年表面上同意并开始了同我国及各国党建立关系，但仍千方百計利用当时的形勢实现他們的計劃，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利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进行的正确批評，作为破坏苏联和我們各国党威信的武器。但这是枉費心机的，因为正如苏共所說的斯大林尽管有錯誤，但仍是卓越的革命家和馬克思主义者，对保卫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对苏联人民反对希特勒侵略者所取得的光輝胜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功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非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真正的十字軍东征，打击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我們各国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南共总書記和南斯拉夫总统鉄托本人就公开宣称：“南斯拉夫不能只局限在自己范围内，而必須在一切方面努力使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路綫获胜”。他号召推翻我們各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时，南斯拉夫外交秘書长向有关大使說：“你們等着吧，这样的事也将要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鉄托、卡德尔和南斯拉夫新聞界屡次地重复着这

种挑衅。这些难道不是那些叫喊“建設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干涉內政”的人們对我们內政的最无耻的干涉和破坏我們党的无耻阴谋嗎？

虽然我国人民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粗暴干涉受到了重大損失，我們在1955年仍然声明准备将过去一笔勾銷，在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开始我們两国的关系。可是南共领导人对此沒有給以答复，而决定繼續走其老路。所以就在贝尔格萊德宣言以后，当鉄托集团表示好象愿意改善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时候，他們仍繼續向阿尔巴尼亚进行如此疯狂的攻击，以致使不共戴天的反动分子都感到惊奇。南斯拉夫反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运用一切压力，威胁我們党屈服，要我們党承認我們沒有犯过的錯誤并把南斯拉夫领导者对我国所犯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的严重錯誤清洗掉，要求恢复罪犯和叛徒科奇·佐泽的名譽。可是我們党沒有屈服，因为它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因为它来自人民。俗語說：与其奴隶活，不如英雄死。因为它有苏联母亲党的支持。南斯拉夫报刊领导人展开了一个疯狂的反对我党的敌对运动，他們把阿尔巴尼亚的状况描写象地獄一样，說在阿尔巴尼亚籠罩着恐怖和貧困。他們号召起来推翻他們称之謂“斯大林主义的”党和人民民主制度，刊载許多誣蔑我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下流的誹謗的漫画。所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反动流亡分子的刊物和电台，随着南斯拉夫的刊物叫喊要我国人民起来推翻“反民主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以“鉄

托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取而代。这并不是偶然的，南共领导人竭力收集机会主义分子、被我们党开除的人和党的敌人来破坏党的团结，挑起人民对党的不满，招引他们隐蔽的老间谍潘·普拉库叛徒等。颠覆宣传加紧了，为颠覆党和人民政权他们通过反党分子组织了阴谋活动。所有这些都表现在地拉那党代表会议上所组织的敌对活动、里尼·格加和达里·恩得来集团和土·雅科瓦和彼得里·斯巴修集团等的活动清楚地证明了。我国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完全有权质问：为什么在南斯拉夫藏有三千多个阿尔巴尼亚逃亡犯，其中很多是法西斯罪犯？为什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竭力招募情报员收集有关我国的军事情报？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不仅反对阿尔巴尼亚，而且正如很多共产党的代表所声明的一样，分化和颠覆各兄弟党，为阻挠它们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斗争，它们把鼻子伸到每一个角落去。这点只要回忆这两件事情就够了：1958年5月15日“工人事业报”写道：“南共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全会期间及在全会后，拼命在保加利亚制造反对党和国家领导的情绪，在某些共产党领导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制造敌对情绪。他们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运动的行列中制造分裂和混乱，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巴格达什同志声明说：“世界公众舆论界认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阿拉伯东方的破坏活动的时候来到了。贝尔莱德修正主义集团驻阿拉伯国家的公使们不仅使阿拉

伯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孤立开来和分裂它，并且还使民族解放运动与其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自然路线脱节。他们为破坏阿拉伯国家和苏联的友谊、为分裂民族解放运动和为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战线而无所不为。”

匈牙利反革命更清楚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已变成了为从内部破坏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最好的工具。众所周知的事实说明：准备在法西斯反革命之后，成为这一反革命分子的首脑的纳吉和洛松齐等很早就和铁托集团合作了，并且直接接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组织领导。驻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曾经是这一反革命集团的中心。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积极地参加了反革命的准备，南斯拉夫出版界和电台一连几个月地进行使匈牙利“民主化”的工作，大量地出版“裴多菲”式的宣言，进行了破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国家的大规模的活动，以便慫恿敌对分子去反对他们。以“记者”和“旅行者”的名义来到匈牙利的南斯拉夫的各种代表表现得非常积极，一切社会主义敌人在匈牙利都以“南斯拉夫道路”为口号进行宣传活动。当爆发了法西斯反革命的时候，当决定匈牙利社会主义命运的时候，当形成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危险的时候，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出版界都公开地袒护了这个反革命并以“人民革命”来加以祝贺。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挽救反革命的失败，指责苏联给匈牙利人民为消灭反革命的帮助是干涉。现在铁托集团在任何人面前尤其在阿

尔巴尼亚人民面前已不能掩盖使几千匈牙利和苏联人民的儿子为匈牙利事件而牺牲的责任。因为我们从痛苦的教训中知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的敌对行为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从共产主义疯狂的敌人那里学来的，卑鄙的造謠，进攻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南共綱領和七次代表大会就是鉄托集团的破坏作用和无理干涉我們内政的又一个証据。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以此增加了为破坏和分裂我們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活动的另一个环节。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有它的客观基础。以前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毒害工人阶级的意識，用一部分剩余利潤收买工人贵族，这就是机会主义产生的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者所說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基础。但是现在当社会主义已成了世界体系、当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进行斗争的时候，对帝国主义來說，光只有国内的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够的，为了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他們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性的国家。

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的帝国主义者，不惜他們的錢財給了鉄托集团达30亿美元多的巨大“援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就是在这个經濟基础上发展和立脚的，它在客观上在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作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

为了掩盖他們的这一作用，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句掩飾自己，說什么他們是建設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永远是不能在反馬克思主义的路綫上、在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下和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建設起来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南斯拉夫还保持几个解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目的是在世界和南斯拉夫人民面前掩盖自己的真正面目，便于开展他們的破坏活动，这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者的。他們为了欺騙人民，需要一个带社会主义“面具”的走狗，因为資产阶级一般的走狗对他們是足够用的了。形式不能改变内容：在南斯拉夫当权的不是資本家，国家叫做人民共和国，但是它的政策是有利帝国主义而不利社会主义的。工业企业是由工人“自治”，但市場上产生資本主义因素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的法则都起着作用。土地不在地主的手里，但是合作社被解散了，90%的土地是每天产生資本主义的和資本主义复辟的有力基础的个人财产。这些說明南斯拉夫处在資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完全是在发展資本主义的道路上，南斯拉夫的国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資产阶级性的国家，是一个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国家，它的国家阶级基础是机会主义政党，資产阶级知識分子、中小資产阶级和被修正主义和資产阶级民族主义毒害的工人贵族。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已蜕变为帝国主义政策目的所服务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集团。在思想意識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新旧反馬克思主义思潮的綜合，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中的毒害，况且铁托集团以其整个的

长期的并且日益加紧的活动，早就証实了是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最积极、最富有侵略性的领导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特点是用欺騙南斯拉夫人民的方法夺得了政权，现在他们不仅用宣传而且利用了国家政权所制造的一切手段和可能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长久敌对活动，匈牙利的悲剧和一切做过和继续着的反对其他兄弟党的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危险作用。十月革命之后，在西欧某些国家所发生的革命的失败和匈牙利反革命说明了修正主义往往是为建立资产阶级血腥统治打开大门的，现在帝国主义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各国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里按置炸弹，以颠覆它们，想制造新的匈牙利事件，这一点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布伦塔诺的倡议，解放东欧国家“有利的道路是”在这些国家中尽一切可能推广铁托主义，著名的美国政论家苏尔日格明显地表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目的，他写道：铁托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重建“西方民主”最好的桥梁（即可恶的资本家、地主政权）。

目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起的这个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作用，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到，但是我们是明确自己对人民的命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卫和平的历史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低估这个危险，因此正在坚决揭露现代修正主义，并将毫不妥协地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彻底毁灭为止。伟大的列宁反对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无情斗争的范

例，和我們母親黨蘇共的戰鬥經驗照耀、引導着我們，蘇共始終高舉着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純潔性的旗幟，使其不受任何傾向和敵人的侵害。

我們黨對南共領導人一貫抱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態度，毫不动摇地向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和活動進行鬥爭。鐵托集團對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奉行反馬克思主義、沙文主義敵對政策快15年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曾認為阿爾巴尼亞是社會主義陣營最小的國家，較易“擊破”，但他們失敗了，今後還要失敗。因為我們黨始終是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始終將我國人民的獨立和自由作為最寶貴的東西加以保衛，始終同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骨肉相連，我們黨將繼續堅決向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

現代修正主義者必將失敗，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力量、各國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可摧毀的。

是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論

匈牙利 福加拉希·貝拉

馬克思在世界历史科学方面的功績，在于他揭露了資本主义經濟体系的运动規律，指出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暂时性質、它的出現和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說的那樣，他証明了这样一种必然性，即历史的发展会导向建立在压迫和剝削的基础上的、充滿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革命道路的实现。向两种体系——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体系是彼此处于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的。歪曲和否認馬克思學說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所胡說的任何資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理論的一个基本論点是：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才能实现。

“和平長入”的理論是对于无产階級專政的否認

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論并不接受認為革命仅仅是強力夺取政权的一般化的庸俗看法。馬克思将社会革

命的論点发展为包括从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胜利实现的整个时期。夺取政权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具有巨大的理論和实践意义的理論——“哥达綱領批判”是它集中的总结——这样說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間有着一个前者轉入后者的革命的轉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除了无产阶级底革命专政以外，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哥达綱領批判”解放社版第33頁。）

列宁的不朽的功績在于他将馬克思的这一基本的发现从遺忘和沉默的迷雾中发掘了出来。列宁說：“只有由承認階級斗争发展到承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右翼社会民主党叛徒們和他們的两面派同盟者們想要把馬克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而且給国际工人階級提供整个一个时期的綱領的叙述隱瞞起来。列宁坚决地揭露了企图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从馬克思主义理論中涂抹掉、并以此来麻痺它的影响力量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虛伪作法。

从那时起，对于过渡时期的分析也成了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和妥协的机会主义、叛卖的修正主义之間的分水岭。今天，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首先也是圍繞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問題而进行的。

列宁把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論运用到帝国主义

时代来。列宁的具有巨大意义的論断：“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是对于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革命性質的現代的定义。

列宁以这样的論点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的理論，即認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一定要一次地在絕大部份或至少若干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內发生，由于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結果，先在一个国家內发生也是可能的。这一預見性的論断已完全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証实。馬克思認为过渡时期国家型式不能只作为政府形式来看的。这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說明，而它的具体应用也保証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也保証了各人民民主国家順利的社会主义建設。

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夺取政权，在俄国已通过內战的形式而結束。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但是，作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只是以武装斗争、以暴力为特点的。列宁并非无故地說：“无产阶级专政是坚决的斗争，是对于旧社会的力量和传统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方面的斗争。”

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在莫斯科會議上通过的宣言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力量对比特点的估計的基础上，断定了在某种情况之下，在某些国家，今天可以不通过內战、而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在我們談到有关于此的和平道路的可能性

时，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意味着是说什么不需要革命的和平的“长入社会主义”会是可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工人阶级掌握政权、通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而行使革命政权。而行使革命政权的国家型式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实质。而修正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机会主义的实践则是与此相敌对的。

階級合作是对资本主义的公开投降

修正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工人政党中的作用。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否認马克思阶级斗争的观念，力求争取工人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和情况下，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是时而以其这一方面，时而以其另一方面出现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修正主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的斗争是在关于对战争应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型式已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并得到了巩固的时候，当欧洲其他国家中也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火焰的时候，修正主义的进攻就轉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們走上了公开背叛的道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建立这方面的理论，他們就制造出了修正主义的新的变种。他們把在政府和国

家机关中实行的，保証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合作当作是适当的方法，以此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認為无产阶级专政是馬克思的錯誤。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是最大的成果，認為它是绝对的民主。

但是历史的經驗指出了什么呢？机会主义的成績又在哪里？它指出了：机会主义者即使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当垄断资本主义轉向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仍就向它投降了。工人阶级的統一行动是可以阻挡法西斯主义的。但在这一方面，机会主义却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修正主义者在德国和奥地利为法西斯专政鋪平了道路，这是历史的事实。

現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它正如当时的伯恩斯坦之流的修正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工人运动直接的和間接的影响。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修正主义起先可能表现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里不由地使人想起一句格言：你把小指头伸向魔鬼，他就要咬掉你的手。納吉·伊姆雷之流的修正主义从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开始，而以公开的背叛結束。修正主义在我們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思想上进行反革命准备。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一般也是如此。在反革命被鎮压下去以后，修正主义在我們这里的具有特征性的表现就是認為反革命事件不是反革命。大家知道，这种根本违反馬克思主义的虛伪观点，尽管已經被生活否定了千百次，可是始終还是有它的传播者和卫护者，这一事实本身也就提醒了我們，不要認為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間的

斗争已經結束了，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的解釋和运用是和对于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其中，并非不重要地也包括对于隱蔽的修正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批評分不开的。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国际方面表現出了新的特点，这是有它的原因的。从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革命的观念来看，这些特点具有原則意义，因此，我們必須估計到修正主义这些新的、或表面上是新的、但實質上是旧的論点。这些論点都包含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綱領草案之中了。我还不知道已通过了的綱領全文，但是据我所知，它和草案并无本質的区别。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是壟断資本 对于國家的統治

綱領草案更新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所熟知和喜爱的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理論”。綱領草案認為，国家資本主义或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实际上已不是資本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列宁已經駁斥过这种观点：“……認為壟断資本主义或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已不再是資本主义，而可以称作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的东西，这种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論断是最深刻的錯誤。”

南斯拉夫綱領草案實質上只是用了另一些詞句来重述了这个根本虛妄的关于国家資本主义和国家壟断資本

主义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論。

在这个基础上，綱領草案認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什么“統一的世界过程”。这种世界过程有这样一特点，即是无产階級专政不是作为必要的因素而在其中起着作用的。讓我們看看綱領草案：“这一切都証明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經到了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人类無論在經濟和社会方面——通过十分不同的道路——正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社会主义已經越来越深入各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之中，日益成为一种統一的世界过程和世界制度。”

几十年来，我們与修正主义的国家資本主义理論和它的各种不同的提法进行着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斗争。我們科学的良心使我們認為有义务来断定：南斯拉夫綱領草案所表示出来的观点与上述修正主义的論点并无区别。

根据列宁的理論，国家垄断資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物質准备和前阶，但是从它的階級内容来看，則与資本主义根本沒有区别。“工人的監獄，資本家的天堂”。——列宁就是这样描述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可是南斯拉夫綱領就根本沒有提到这一点。我們在南斯拉夫綱領草案中所看到的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观点，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實質：过渡时期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观念；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在綱領草案中消失了。非但如此，在綱領中反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国家观念却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南斯拉夫的綱領草案把国家看成是什么独立的权力，并賦与它一定的超階級的特性。根据这一点，国家資本主义的发展本質上被認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过程”。由此，綱領便引起了非常危险的、虛妄的幻想，并且轉到了老牌修正主义“和平长入”理論的路上去。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不是国家統治着各个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垄断資本統治着国家，并且通过它来統治劳动者。

在这些地方綱領草案其实只是在馬克思主义詞句的掩飾下，重复了社会民主党領導人的修正主义論点。同时，南斯拉夫綱領硬說是“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所有忠实信奉馬克思主义的人都認為，必須发展馬克思主义。但是难道我們在綱領中能发现这方面的真正努力嗎？

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大概是表現在国家消亡的闡述上。但是事实上綱領却以不仅是虛妄的、而且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危险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論断来发展了修正主义关于国家的階級性質和国家职能的解释。綱領草案完全歪曲了馬克思主义理論关于国家消亡的众所周知的論点。綱領把国家消亡和反对“国家官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談。同时，綱領还主张“社会自治”，把它作为反官僚主义的解毒剂——同时又作为国家的繼承者。这样，就把国家消亡和所謂社会自治的各种形式等同起来了。为了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綱領草案又把国家消亡与消除国家資本主义残余等同起来。

对于国家消亡的这种解释和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論毫无共同之处，而与修正主义的思想界却有着共同点。綱領草案主張的“国家机器的新的社会作用”、“把国家机器提高到社会之上”，不仅在內容上、而在詞句和術語上都与希佛亭、鮑尔、范德卫尔德、利昂·布魯姆和其他著名修正主义者的反馬克思主义的陈述相呼应。

国家消亡的历史道路是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建成、通过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巩固的，这是列宁的理論中所一再強調的論点。在南斯拉夫綱領草案中关于国家消亡的錯誤的闡述否認了这一基本論点。綱領草案中的国家观念完全远离了馬克思列宁的国家理論的精神，这种理論从国家的阶级性質出发，相应地把国家的消亡看作是阶级消灭的后果。綱領草案所宣揚的关于国家机器、国家官僚主义的独立和升高到各个阶级之上的虛妄的論点是和馬克思的理論截然相矛盾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在有对抗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发展的动力，而阶级斗争必然会导向无产阶级专政。

馬克思在給威德麥耶尔的著名的信中写道：“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的看法是，为了要証明：1. 各个阶级的存在只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基础相联系着的；2. 阶级斗争必然会导向无产阶级专政；3. 专政本身也只是向所有阶级的消灭、向无阶级的社会的过渡。”

馬克思的这些惊人地深刻的語句十分清楚地判定了国家消亡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无阶级社会的时期，而无

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是向它的过渡。但是，南斯拉夫綱領却用騙人的手法把国家消亡的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論断——即認為过渡时期的国家已經不是“旧的意义上的”国家，它已不是剝削者的国家，不是压迫劳动者、而是为他們的利益服务的国家——混淆起来。

在这一切之后，对于这个问题，即对我们来说，南斯拉夫的綱領中是否只是一些修正主义的論点、几乎是偶然的錯誤或是修正主义的深刻影响，我們就可以作出結論了。

如果綱領用修正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国家和国家資本主义的阶级性質，模糊、甚至曲解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完全歪曲了馬克思学說中关于国家消亡的解释；如果綱領还不承認共产党在建設着社会主义的各国中的領導作用，不承認，并且还否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所同意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基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估計，那末很明显地，这一切都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的決定性影响在起着作用。

假如有一个国家，它的共产党人有义务在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容忍任何犹豫、妥協、理論上的漠不关心或是无原則的調和主义，那末，由于沉痛的經驗，我們匈牙利共产党人首先就有这种义务。我們有一切理由来竭尽全力地、忠誠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譯自1958年6月22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

修正主义者的憤怒

捷克斯洛伐克 契·齐莎士

貝尔格莱德報紙“战斗报”和“政治报”在其星期一的評論中惡意地攻击了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例如“政治报”写道：“这次代表大会主题和内容的一个特点就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比較著名的发言者沒有感到自己有責任来攻击我們的国家和我們的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似乎認為他們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要就另一个党作出决定，并試圖迫使它接受自己的立場，而不是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建設。”

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認為，54个兄弟党和我們一起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明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毫不动摇的忠誠，表明自己坚决地反对修正主义，它的著名的捍卫者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这正是我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巨大的先进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錯誤。“政治报”評論員的憤怒是掩盖不住这一事实的，这就是沒有一个共产党同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的綱領以及它的领导人的反共产主义的态度；相反，我党是坚决地与所有的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綫上，我党代表們又一次表明了他們是完全承認我党的彻底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政策。

向“政治报”讀者撒謊，說我們党代表大会是“就

另一个党作出决定”，并试图迫使南斯拉夫“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真是太厚颜无耻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着重地批驳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的错误态度，但我们代表大会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决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应该往何处去，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还是接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强加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这将由他们自己去决定。

我们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下举行的，会议的全部讨论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关于大规模发展我国生产力、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我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方针。对南斯拉夫人民说我们党代表大会“不是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真是一个不攻即破的谎言和欺骗。

“政治报”在谈到我党坚持1948年情报局第一个决议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进行批评的时候，装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我们在摒弃当时对南斯拉夫的关系中某些不正确的作法同时，并放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修正主义错误进行批评；近几年来，我们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不只一次地采取了完全不妥协的立场。因此，他们毫无理由大发雷霆和大事宣传什么“重新回到情报局的压力”的无稽之谈。实践表明，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正如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一样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了让步，陷入民族主义

的泥坑，拒絕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並有意識地自外於統一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綫。由於他們目前所採取的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態度，他們已經墮落成為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僕從的不光榮的角色。揭露他們的真面目並且對他們的修正主義綱領展開無情的鬥爭乃是我們的神聖責任。

“戰鬥報”的評論員對過去共產主義運動作了冗長的风馬牛不相及的議論之後，得出這樣笨拙的結論，說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路綫主要是反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論和精神的”。

我國目前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証實了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路綫的正確性。我們不習慣於追求那種不健康的驕傲和自滿，但我們也沒有必要為什麼而害臊。首先，我們不把自己從社會主義體系中分割出來，其次，我們沒有單方面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其它兄弟國家的利益之上，我們在自己的政策中徹底地遵循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口號本身，我們就不把它理解為只僅適用於我國的帶有局限性的民族主義的口號，而是把它看作一個國際主義的具有普遍性的口號，因為每個人民民主國家都將按其歷史條件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里來實現這一口號。在這一方面，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向那些狂妄自大和自我吹噓的人去學習。他們的這種打算是十分可笑的，要是它不給工人運動帶來了許多損失的話。

使一個人能夠把這個運動、他自己和我們的黨與蘇

联共产党和它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立起来，是需要大量资产阶级的毒药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恨的。一切真正的共产党都在它们的实际活动中贯彻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战斗报”的评论员赞扬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积极趋势”，但是，他们并不把这种“积极趋势”看作是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坚持不懈地忠于革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企图在它的背后来贩卖修正主义，放棄列宁主义，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投降以及导致背叛工人阶级运动的政策。

所以，那位“政治报”评论员这次又一次地拥护匈牙利的反革命，并对兇恶的修正主义者纳吉的正义判决大叫不平。他与杜勒斯以及全世界反动派在唱着同一个调子。这个调子一面赞美反革命时期成千匈牙利爱国志士被屠杀，另一面却为匈牙利人民的可恨的叛徒的命运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为那些犯了实行法西斯恐怖、引起工人阶级流血的罪人鸣不平。

南斯拉夫报纸上发表每一篇为修正主义理论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的政策辩护的文章，都进一步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证明，各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正义的，是必要的。而我们要把这一斗争进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的胜利，进行到国际共产主义完全的胜利。

（譯自1958年6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

关于南斯拉夫綱領

(1958年6月25日新西蘭共產黨中央書記处發表的聲明)

新西蘭共產黨全國委員會書記处在它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說：“我們還在等待着讀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的全文，但是我們所讀到的那些材料就已具有明顯的修正主義的性質。”

“我們所讀到的那些材料包括該綱領關於‘國際政治關係和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的部分和鐵托關於1958年4月22日在盧布尔雅那召開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該聲明續稱：

我們黨的一個代表出席了去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他贊成了64國黨的和平宣言。其后，我們的全國委員會即表示支持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的宣言。

我們認為這些文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確地總結了40年來的世界工人運動，包括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的理論上的結論。

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的這一部分中，一些理論的看法與上述這些國際文件的觀點發生矛盾，我們支持我們已經表示擁護的多數派的觀點，並反對南共聯盟的少數派觀點。

在我們所得到的鉄托同志的報告中和南共聯盟綱領的第三章中，我們特別不同意下面的說法和論斷：蘇聯的外交政策引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形成；必須對冷戰負責的不是帝國主義，特別不是美國帝國主義，而是“已經異常高度地武裝起來的國家之間的繼續的軍備競賽”；蘇聯不是通過它的榜樣和成就來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而是因為它企圖統治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

當我們得到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全文的時候，我們黨的政治委員會將發表一個更充分的聲明以供討論。

（譯自1958年6月25日新西蘭共產黨“人民之聲報”）

以色列共產党中央第九次全会关于 不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產主义 者联盟代表大会的決議

(1958年4月15—16日)

在研究了准备提交4月22日在盧布尔雅那召开的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的綱領草案之后，以色列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取消以前关于派遣一个由党的总書記舍穆勒·米庫尼斯同志和中央監察委员会主席布萊斯坦同志組成的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記得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是在3月間邀請以色列共產党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以色列共產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了邀請，并指派了代表团。約在一星期以前，当我们收到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之后，便不禁对这个决定发生怀疑。研究这个綱領，尤其是有关論述“国际政治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問題的第三章，就发觉南斯拉夫同志們立下了某些同馬列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相违背的基本論点。在这种情况下，以共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就可能被解釋为贊同与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思想意識和观点相

矛盾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草案。而这些思想意識和观点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各国共产党会談后发表的宣言中，便已經共同而且明确地規定了的。这是以色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認為不可能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理由。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認為思想意識上的意見分歧不应成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发展同志般的友好关系的障碍。我們現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保持了同志般的友好关系，将来仍会繼續下去。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送一份有关不派我們的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詳細說明給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苏南分歧

(1958年5月17日錫蘭共產黨“祖国”周刊的文章)

只是在基本原則上的分歧

資本主义国家的報紙和批評家煞費苦心地显示，南斯拉夫和苏联两国之間的意見分歧是南斯拉夫領導人发动的反对苏联独裁官僚政治的叛变。

但是这并不是真实情况。这只是在苏联希望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會議上所提出的一些決議表示不同意見时引起的意見分歧。这并不是資本家和托洛茨基分子所指出的叛变。

这里，人們可能問，苏联有什么权利对南斯拉夫的會議表示意見。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有权对其他兄弟共产党的活动表示意見。任何人都不能說这是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內政。世界共产主义是由于各国共产党的决定而丰富起来的，而且因此而得到发展。因而，一个党派有权指出另一个共产党的缺点或毛病。

讓我們現在来看一看引起苏南两国分歧的原因。

原 因

据苏联共产党說，南斯拉夫在分析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步驟时，在表示它对世界和平的主张时，在估計建立社会主义的其他力量时，离开了馬克思列宁

主义的政策。

这些分歧如下：

(一) 按照目前的世界局势，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像它们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工业、贸易和其他工作。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工作收归国有。随着国有化的实行，资本家放松了他们对社会的控制，社会主义基础就奠定了。关于这个决定，南斯拉夫说，甚至不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说，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它还说，如果说，国有化会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把工业国有化是不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在把所有的收入来源和工业国有化的同时应该把政权掌握在手中。只有到那时，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如果把一项破产的工业收归国有，那就是救了资本家，这种做法对于工人阶级没有特别好处。在英国，工党政府把煤矿收归了国有。这就救了资本家。这种类型的国有化并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而只会实现国家资本主义。

由于一国的民族条件和情况，它的革命可能是一次和平革命。也可能是一次武装起义。但是这两者都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国家应该在一个阶级的治理之下。如果说，国家在阶级之上，难道这不是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吗？

两个阵营

(二)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说，世界和平的主

要障得是世界分为两个政治陣营。六十四个共产党在世界和平宣言上签了字，这项宣言說，威胁世界和平的是帝国主义，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設法制造战争状态。南斯拉夫在签署了“帝国主义制造战争”（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一项宣言之后，把两个陣营等量齐观。苏联共产党指出，这是重大的路綫錯誤，并且进一步說：由于将社会主义集团同资本主义集团等量齐观，南斯拉夫同志们表明，帝国主义陣营并没有在挑起战争。同时，他們对社会主义陣营的看法同资本家一样。因此，他們不直接接受工人阶级政府是社会主义的說法，他們企图抹煞社会主义国家为維持和平所做的工作。这是一种欺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承認苏联、人民中国和东欧各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們的生产資料是国有的，其中的某些国家正在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化。忘掉这一切而提出这样的意見是违背馬克思主义的。

今天，大家一致公認反对战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工人阶级、独立的国家以及千百万爱好和平的人民。希望战争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

当真理摆在眼前的时候，硬說和平由于两个陣营而受到威胁，这不是拒絕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

社 会 主 义

（三）由于今天的世界形势，他們認為建立社会主义只限于共产党的說法和想法是錯誤的。南斯拉夫共产

主义者联盟提出的另一个看法是，美国并没有广泛的全国性共产党，但是在工会领导下它有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机会。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工人阶级不能胜利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南斯拉夫同志把这些国家撇在一边，却拿美国来做例子。美国工会工作者甚至做梦都不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准备帮助资本家维护独裁政府。这些工会工作者自己如果听到南斯拉夫同志的论点一定会感到惊奇。为什么？不仅因为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做这样一件事，而且因为南斯拉夫同志要他们负起这样的责任。

南斯拉夫的逮捕暴露了 修正主义的性質

(1958年6月11日澳大利亞共產黨“論壇”週報的社論)

根据合众社和路透社从贝尔格莱德的报道，南斯拉夫保安警察在一个反对苏联的同情者的运动中，逮捕了200个人。

这暴露了铁托、卡德尔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关于南斯拉夫的国家正在“消亡”的可笑說法。

这就使得赫鲁晓夫和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南斯拉夫政权的真正性質得到了进一步的說明。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国家是階級統治的机器，包括“拥有监察和各种各样镇压机构的特別武装队伍。”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国家保証少数剝削者——資产階級，对多数被剝削者——工人階級施行压迫的权力。

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权以后，它也需要国家机器来实现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工人階級需要国家来镇压以前剝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建設一个新的、无階級的社会的大建設任务。

工人階級的国家

工人階級的国家与資产階級国家具有原則上的区

別。首先，它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因而，它更民主一百万倍。

其次，它的作用不是要永遠保存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而是要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統治。

在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和達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的時候，國家將消亡。

南斯拉夫連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都還沒有完成，還存在着資本主義的殘余，就說南斯拉夫的國家正在消亡，是荒謬的。

南斯拉夫保安警察的大規模逮捕不僅証明了國家的繼續存在，而且尖銳地提出問題：這個國家是用來為哪個階級服務的。

這個國家是理所當然地被用來反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反對以前的剝削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呢？或者是被用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反对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保衛者呢？

為什麼給以痛賞呢？

赫魯曉夫在索非亞的演說中提出問題說：“為什麼力求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頭子們却同時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資助，給他們以優越的貸款和無償的禮物呢？”

“一定沒有人會相信。”赫魯曉夫又說，“在世界上有兩種社會主義，一種是為世界反動派所猛烈憎恨的社會主義，另一種是為帝國主義者所接受的、為他們所幫助和支持的社會主義。”

赫魯曉夫譴責修正主義者企圖從內部來破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這種企圖已經遭到失敗。修正主義已經遭到全世界革命政黨的決定性的駁斥，這些黨已經更密切地團結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

在南斯拉夫的对忠誠于社會主義原則的公民的大規模逮捕，更明顯地表明了修正主義是僅僅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反工人階級、反共產黨的思潮。

鐵托的罪狀昭彰

(1958年6月18日澳大利亞共產黨“論壇”周報的社論)

鐵托元帥的言論和行動表明了他背叛社會主義事業、背叛南斯拉夫勞動人民利益的罪狀。

他最近在拉賓的演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威脅性的“鬥爭”，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給予他猶大這個稱號是完全合適的。

大家都清楚，鐵托只能夠希望在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充分支持下來進行這種威嚇。

鐵托掩飾地說他從美國所得到的援助純粹是經濟性質的，是“無條件地”給予的，是僅僅為了救濟南斯拉夫的飢餓。

承認在南斯拉夫存在飢餓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鐵托政權的進一步譴責，因為如果南斯拉夫真正肩並肩地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走向社會主義，它就不會有飢餓。

鐵托自己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就說明了他現在關於美國援助有經濟性質的說法是虛偽的。

他告訴代表大會說，1948年的美國援助是在南斯拉夫與共產黨情報局關係破裂之後，主要是供應軍用飛機和軍事物資。

南斯拉夫人民怎样能够在这种条件下活下去呢？除了铁托和他的同夥以外，这是大家所不可理解的。

铁托歪曲了历史，引喻所谓美国曾对苏联1921—22年由于白卫军内战和帝国主义干涉而引起的饥荒给以援助。

在摩尔曼斯克、阿堪吉尔和西伯利亚，美国帮助白军和其他的帝国主义军队造成了价值20亿镑的损失和杀害了一百三十五万的俄罗斯公民。

后来运去的少数粮食，主要是为了勒索而不是为了救济，更远远不能补偿这个巨大损失。

铁托说他是一个诽谤运动的牺牲者，想以此来蒙蔽人民，这是无用的。

他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之间、在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反动力量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斗争中，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1958年6月18日印度共产党在加尔各答出版的
“自由报”的社论)

正当帝国主义者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时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却忙于污蔑社会主义阵营。铁托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说中说：中国的领导人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他们正在促进战争的可能性。事情还不止于此，铁托毫不犹疑地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同西方最凶恶的反动派和战争贩子同等看待。

铁托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攻击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起了领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理论分析以及各种事实和数字证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不过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中国的领导人说过：社会主义好象是初升的太阳，而帝国主义却好象是被阴云遮蔽的落日。就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下，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效劳。

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哈立德·巴格达什已经向全世界揭露了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集团怎样在阿拉伯国家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说，贝尔格莱德的修正

主义集团企图使阿拉伯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开。他們所做的事情并不止于此。他們还企图使阿拉伯的民族解放运动离开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铁托被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揭穿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的言論弄得狼狽不堪，因而他竟然不顧一切地污蔑中国是战争販子。铁托可能繼續叫嚷下去，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决不会被他的叫囂所迷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地区的人民不能也决不会忘記：中国是同印度一起签署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宣言的第一个国家。他們也不会忘記：中国是热望世界和平的亚非国家的万隆會議的主要发起国和领导者。中国在朝鮮停战問題上、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和日内瓦會議上为緩和國際紧张局勢所作出的貢獻，已經用灿烂的文字記載在史册上。不管铁托发表多少恶毒的言論，总是抹煞不了的。最近，中国又把它志愿軍撤出了朝鮮，这就在远东造成了和平气氛；但是，铁托及其追隨者所效勞的美帝国主义却拒絕从朝鮮撤退他們的軍隊。

与此同时，还應該进一步指出：当美帝国主义者用金錢和武器帮助印度尼西亚叛乱分子的时候，中国却表示愿意在必要的时候給予印度尼西亚以各种援助。当中国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解放斗争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在疯狂地致力于破坏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分裂阿拉伯国家中的反帝爱国陣綫。

铁托明知道所有这些事情，但他还是进行誹謗，以

便掩飾南斯拉夫的恶劣行为。毫無疑問，美国领导人将对铁托的这种誹謗运动感到高兴。他們将滿意地看到給南斯拉夫的美援正在結出果实。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活动已經使美帝国主义者这样說：铁托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正在向着同一个方向平行地发展着。

铁托攻击中国的謾言再一次証明：铁托的南斯拉夫正在充当帝国主义陣营的代理人。

关于南斯拉夫的党綱

(1958年丹麥共產黨“時代”杂志第4期的社論)

圍繞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它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場而引起的討論，对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原則性的問題。

大会所通过的綱領開門見山地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表达了对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某些最根本的問題的原則性見解”。这样，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他的党，对提出来的观点发表意見，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誰也不能責备說“干涉南斯拉夫的事務”之類的话。

南共在代表大会前公布的这个綱領草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不愉快的事件。多年以来，各国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进行了广泛而耐心的努力，以求得在政治观点上的接近。从1948年以来就已經明显，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坚持一系列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見解相违背的、因而各国共产党必須拒絕的观点。遺憾的是，在当时的冲突中，也产生了一些对南共的不符合实际的譴責，特別是1949年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決議中，铁托等人被指为被西方国家所收买的間諜。

大家知道，苏共在1955年曾宣布这种指責是沒有根据的，是来自貝利亚及其同夥伪造的文件。苏共在不顧

慮它的威望的情況下，尋求新的諒解的基礎。雙方都同意把衝突的事勾銷並且重新做起。但雙方同時宣稱，對“一系列關於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的見解有廣泛的分歧”（見1955年5月18日蘇共“真理報”）。在當時的協商中蘇聯方面宣稱，它認為1948年的政治批評仍然是正確的。

1955年以來的發展中的一些跡象表明，南共的觀點在令人高興地接近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各種衝突又表明，分歧仍然是存在的。當匈牙利事件將發展成為法西斯在匈牙利復辟、發展成歐洲戰爭的緊要關頭的時候，南斯拉夫的領袖破壞了國際團結而公開支持叛徒納吉，最嚴重的衝突便發生了。但是新的協商好像克服了這些矛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歡迎南共於1957年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時，在64國共產黨的和平宣言上簽了字，雖然它沒有在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及工人黨的宣言上簽字而令人感到驚奇，這個宣言受到所有的共產黨的支持並且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當前發展階段中的綱領。

南 共 的 綱 領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面，1958年3月公布的厚達180頁的、超出南斯拉夫問題之外而涉及許多國際問題和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的南共綱領草案，就成為對宣言的一個對抗的企圖。這自然而然地使人想起匈牙利危機時，在鐵托的發言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努力，他說：“實際牽涉到的問題是：新的方針是否會在各國共產黨內得勝

——这种方針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

宣言与南共綱領草案之間的差別不仅是在細节和特殊的表达方式上面，事实是，它們在基本的原則問題上有矛盾。在这些問題中，丹麦共产党特別重視的是：

对現代資本主义的估計 南共綱領在这里发展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理論家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理論，他們要“修正”馬克思主义，宣称，应当肯定垄断資本的发展及其对国家机器的利用，好象国家正在变为“独立的”、“超乎階級之上的”，而且意味着形成“資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南共綱領中說：

“在承担起重大的經濟职能的同时，国家和国家机器也就获得其独立的經濟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出現了国家机器的新的社会作用。国家机构，为获得其独立职能，往往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表現出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工人階級作用的傾向，而不必动摇資本主义制度本身”。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來說，应当明确地認識，国家对于各階級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問題。当問題是在資本主义中进行政治斗争并且要推翻它时，沒有这种認識，就会无可救药地在歧途上乱撞。

因此，南共綱領从上述基本的而且是根本錯誤的見解出发，对于在資本主义下的斗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得出了一系列的錯誤結論，这是不足为怪的。

对国际局势的估計 南共綱領認為，国际紧张的根

源要从那种它并没有确切说明的“实力政策”和“集团政策”中去寻找，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等量齐观。綱領无论从那方面都没有表达南共去年11月签字的和平宣言的基本思想，这令人感到奇怪，宣言說：

“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对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何处呢？热中于战争的和幻想战争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集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拒绝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議”。

南共因而在其政治态度上大大后退了一步，这当然是有着实际政治目的的。

但这样南共也就歪曲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共产党在我们时代中的首要任务——的基础。南共“没有看到”世界上的首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们“忘记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而社会主义关心的只是而且只能够是和平。他们还想以这种方式来否認，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时代的和平的主力。

总之，这是不足为奇的，南斯拉夫从这个基础上出发，从而在一系列国际問題上采取了被美国的宣传机器兴高采烈地认为是它的收获的立場——例如，铁托在代表大会上把北大西洋公約的成立归咎于斯大林并且对馬歇爾計劃和其他美“援”說好話等。

还可以举出南共綱領中和代表大会上許多其他重要而且特別具有攻击性和危害性的观点。自然，也可以从

那里举出以社会主义观点来看的地方，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基础方面，在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基础方面，都贯穿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整个纲领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加以摒棄。既然它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修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总的就表现为修正主义观点的系统化，所以它就在作为我们时代中的一种国际潮流的修正主义圈子内受到很大欢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是“采取南斯拉夫方针”呢，还是它应当根据宣言的基础进行工作呢？当这个问题出现时，各国共产党是不会有犹疑的，共产党正是在面对着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而成长起来的，并且从中取得了教训：要永远保持其原则基础的明确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对有关南共代表大会的讨论所引起的问题采取原则态度时，通过了下列声明：

“中央委员会听取了有关南共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且讨论了共产党间的形势。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委员会明确表示它支持12国共产党宣言。

对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保持共产党间的一致和国际团结。”

国际一致和团结

在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党间的团结一致的问题

題上达到充分的了解和明确，这在我們时代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資本主义的宣传正是在这些方面不断地扰乱视听，企图打开缺口。

共产党間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机械抄袭其他国家党的政策或方針。相反，共产党有责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宣言）。

但团结各共产党的，正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它們对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共同了解。在国际运动中，經過了几年的討論以后，这些基本观点正是結合了我們时代的問題而在宣言中得到了发展，宣言成为共产党团结一致的标志。

在反对国际反动势力和它的进攻的时候，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各国共产党当然要努力一致行动，結成牢不可破的团结。

但是，面对着当前的战争和法西斯的威胁，共产党也致力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团结——一切愿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为之进行斗争的自由的人們的一致行动。这应当是一种联合具有极其不同的观点的人們的团结。这种团结因而不能建立在一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对我們时代最迫切的問題的共同利益上。

因此这里說的是另一种性质的团结，而不是共产党間的一致。但其間是有联系的，这也是在宣言中非常清楚地提到了的：

“毫无疑问，为了有效地团结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团结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力

量，必須首先加強共產黨和工人黨本身的團結，加強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的團結。這種團結是一切更廣泛的團結的核心，是工人階級事業勝利的最基本的保證”。

在南斯拉夫問題上，各國共產黨的努力在於爭取南共和其他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達到思想上的一致，使南斯拉夫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中的一個兄弟成員。南共代表大會表明，南共領袖極其頑固地拒絕了這種發展，這樣自然只能在能夠達成一致的較小的範圍內進行合作了。這自然就意味著，如今合作的性質改變了。很明顯，南斯拉夫沒有理由要求享受那種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一致和相互間兄弟般的援助所帶來的益處，同樣，南共的冒共產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名的修正主義理論也是不會有任何作為的。

圍繞着南共的這種發展，對共產黨是一個新的教訓，說明保持原則基礎的明確和不斷努力提高全黨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多麼重要。工人運動常常必須開展辯論以求達到必要的澄清。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排除有的人企圖散布的混亂。在目前的爭論中，應當盡一切努力使共產黨的思想得到加強，使它們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一致得到鞏固。